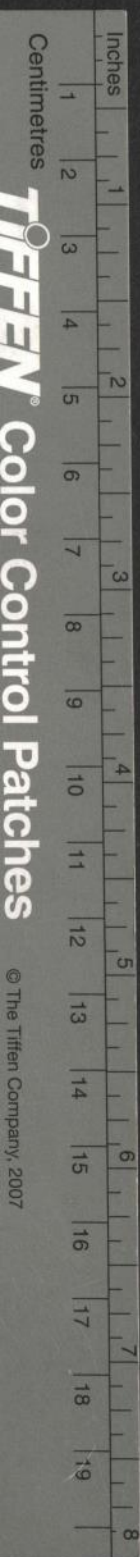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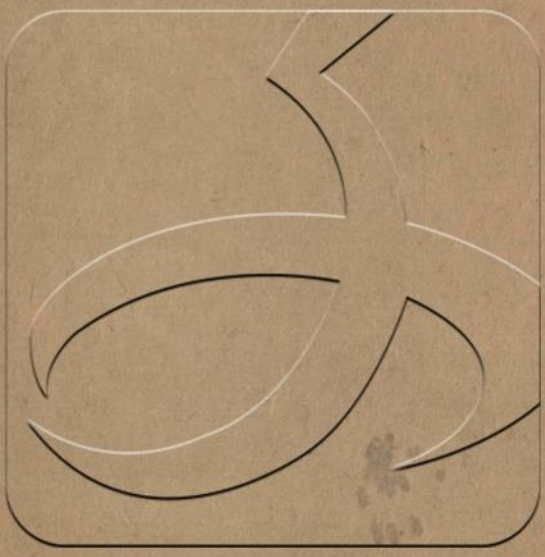




97.34733  
2741  
:22





會

公

遺

錄

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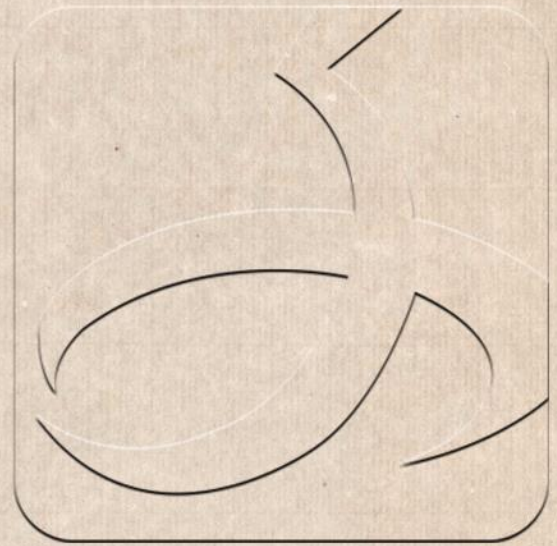
葵

占

三

與

齋





鑄

曾

三

公

鑿

鑿

曾公遺錄卷七

南

豐

曾

布

布

元符二年三月甲辰朔同呈章案乞差第四等以下保  
甲應副進築城寨從之初眾議以保甲下戶難於調發  
外臺申請數四皆卻而不從案以謂上中等戶至少不  
得下戶無以集事故不得已而從之再對擬轉員旦  
進呈依所定舊例以三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引  
呈今以泛使到改三十日大宴三十一日歇泊故改用  
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日以四月二三四日宿院五  
日賜宣九日換官又奏以朔日夫名百日乞假一日上  
亦為之惻然乙巳早罷西府道場出赴並照齋及智  
海僧誦經一藏長老而下來殯所令佛表懺午後歸  
丙午丁未戊申寒食假己酉享先庚戌辛



亥清明節又赴普照致祭是日李毅宴中皆遣人致祭  
壬子宅引會都堂議定熙秦斷罪格 癸丑旬休  
甲寅北虜泛使到京同呈蔡京奏應答虜使使詔如上  
殿有所陳令歸館聽命館伴更不同上殿餘臨時奏聽  
指揮 郵延奏西人遣鬼名布夥聿玠來說話令答以  
要國主及用事者常在左右親信之人同移勿也來乃  
可說話 又奏進築金易河東乞於兩不耕地內築端  
正平一寨廢西化清化堡皆從之 閩令乞進築給納  
錢物之人並行倉法亦從之 秦鳳路走馬奏甘谷城  
蕃丁二十餘人點集不起令經略司體量因依及撫恤  
彈邊務要肅靜仍具施行聞奏 上問蹇序辰拜授香  
藥酒卻有例余云序辰分析稱范鏜林邵張宗高皆云  
不曾拜左轄云須付所司余與夔云付所司甚善上亦  
云極好 再對余以序辰所修儀式新雕印敕冊進呈

但云跪授跪飲無先拜之文兼檢到紹聖元年以後奉  
使臣僚及鏜邵申到儀式皆云跪授跪飲訖就一拜起  
唯序辰所申儀式云請大使出班先一拜俛興跪授跪  
飲訖就一拜起上十字皆前人所無又序辰於客省帳  
酒食前比亦無例卻引祥符二年王曉魯食於客省曉  
乃弔喪序辰賀生辰恐與曉不同又序辰上殿劄子之  
舊儀例已編次如王曉等變例未經編載乞取索編錄  
成書給付將命之大貴臨事有所折衷此序辰乃文過  
飾非黃履云此欺侮朝廷太甚兼此數事皆未足言序  
辰將命入見之日虜主當有宴移於客省又當大宴亦  
移於館中虜人待序辰一切簡慢裁損禮數而序辰乃  
獨增拜及宴日例外別贈馬八疋欣然受而不辭此最  
為辱命及歸亦不申陳便用國信所請絹此尤為不可  
上云何其多錯也余云正如人失儀一獐狂失次即所



向失儀上大笑云正如此余云序辰急於自解故文過飾非每事皆漸欺罔上云須行遣余云蔡京欲付所司極好此何可掩也上深然之虜書止為勸和西界罷兵

事乙卯元德忌丙辰虜使蕭德崇李儼見撫升殿

轉達遂云北朝皇帝午告南朝皇帝西夏早與休得即甚好上令張宗尚答之云西人累年犯順理須討伐何煩北朝遣使德崇等唯唯而退丁巳同呈邊報權秦

帥孫賁補降羌名目太高罰金三十斤又戒孫路叶力應副涇原進築鄜延降羌王拘子兵敗乃下馬自歸特補班行江南監當又本路走馬黃彥奏劉安李希道等出塞力戰獲五千餘級詔賜呂惠卿獎諭銀絹各二千對衣金帶鞍馬并遣中人黃經臣齎賜及犒設出塞將士有功者賜銀碗三兩輕傷二兩又環慶定邊城畢功賜將佐等銀合士卒特支胡宗回復待制初諭冲元為

宗回復職冲頗遲疑撫而幸夔於上前口陳道批旨復

職冲猶云煩刑部檢舉夔惡宗回故冲不敢發

蹇序

辰等分析到拜授香藥酒事引林邵范鏜為例而兩人皆不伏又序辰語錄有與館伴往復語言云館伴言范給事林少卿皆已拜而殿傳聽聞中無此一節并客省帳茶酒引例不當及上殿劄子欲編載為例又例外受八馬不辭欲並以屬吏上云送御史臺夔云安惇與序辰同職事看訴理恐不可上云莫不妨余云此事固不可變動然恐有嫌則大理少卿周鼎亦熟推鞠事若更以一言事官同之則無不盡上然之夔云陳次升已有文字上云鄒浩亦有文字徐云差左膚仍依擬定令取索文字看詳及句追合要平證人對定其序辰以下應干有餘罪之人叢勘圓結公案聞奏仍不赦降原減因與夔共陳云夏初多疏決罪人又久不雨恐有德音若



不降此指揮則制勘爲空文爾上深然之左轄自十二日不入至是夔等皆極陳序辰乖錯辱命及每事皆有欺罔再對又以余靖吳奎等奉使落職補外例進呈上云須行遣河東乞招顯外人詔令每指揮額外更招三十人先已招五十人戊午明德忌己未館伴繳納到邊使白劄子欲抽退西界兵馬遷復疆土拆廢城寨等事又申語錄同進呈得旨令草答書及答子與之人申北朝進到玉帶及真珠繫腰並無封頭云例外物虜主臨行面付使者故不封得旨令御藥院取旨回答初夔以謂恐無禮眾云不然彼乃欲以爲勤厚也上然之初欲同入文字左轄云未知本末不肯書遂同上既進呈默然無一言而止是日左轄方造朝又創爲熙秦冒賞降官各將副以上例追兩官部隊將使臣例追一官餘各以所冒對行降官展年情重者取旨上稱善

又周鼎等申欲行推究公事所爲名輪宿本所詔論宿難議施行仍以制勘所爲名又左膚以林邵曾舉改官乞回避詔更不避令依公勘鞫初上以欲新御史石豫代膚冲云未謝余云恐不足避上從之再對呈河東報北人於邊界批斫林木準備戎主打圍恐於西京坐冬上云必生事余云恐必有之熙甯元豐中皆曾似此斫林木打圍尋遣蕭禧來理辦地界熙甯十年地界了元豐二年復來打圍故也又進呈北朝慶厯皇祐中報西征及告捷書其言莫非欲討除西人使無噍類又云載想同休之契頗協外禦之情今日正可以此答之因言陛下嘗宣諭從官言者多言泛使之來當罷西師皆不曉事幾唯陳瓘在外自聞泛使來兩以書抵臣皆稱引北朝舊書云可以相難來使容臣來日進呈次上云甚好庚申同呈盪羌通峽九羊三寨進築賞功



比西安稍優而殺於平夏一等 又涇原奏西路兵馬會合並聽王恩節制 再對定日揀行門差換官拍試取人近當四員 將校轉負賜宣日取問願換前班人四

瑞同軍頭司拍試 又管押俘酋赴闕涇原提舉弓箭

手安師文等等第減年支賜利珣轉一官賜五十縑又

差管句延福宮仍速還本任上意未肯遣俘酋還涇原

故悉遣部押官歸任以中徐湜主之 辛酉同呈曾叅

乞兩朝國忌令人使牙相傳示余云十二月七日國忌

乃北朝生辰日豈可不赴上壽此不可行眾及上皆然

之 涇原將官夏亮乞以所得賞功回授父大將軍假

文資致仕云其文資舉進士上特許之 再對遂呈陳

權書皆條暢有理然終以先入之言不甚激賞余因言

陳權王渙之張庭堅之徒皆眾論所稱此等人進擢與

否於臣何所利害但欲陛下知公議所在不為無人材

爾 又言彭汝礪可用蔡卞亦知之獨章惇以為不曉

云稱其兄在徐州勸諭得人不為盜上云莫是說得人

不為盜云莫是說得不是余云稱其兄稍過亦未為除

罪也上默然 壬戌同呈館伴所語錄 又進呈二府

同草定國書及所答白劄子上皆稱善詞多不錄書之

略云輒為先旨恐不在慈白劄子云夏人已叩關請命

若至誠服罪聽命亦當相度應授計以自新 其上云若

依前反覆內蓄姦謀方計窮力屈之時陽為柔伏稍弋

蘇息又來作過則決計討伐難議於容 是日斷熙帥

鍾傅張珣皆除名編管傳韶州珣池州上問池州是江

南卞云更有江西如筠袁等處又遠於池惇云臣妹年

逾六十若張珣更重行遣不敢辭祇乞池州稍近上從

之其他將佐或除名或勒停或降十八官至五七官機

宜陳中夫代為王舜臣狀虛奏首級并其他造作欺罔



事狀不一除名送歙州編管 癸亥集英大宴泛使在  
坐用熙甯故事也 甲子歇治假 乙丑同呈國信所  
館伴所語錄以甲子泛使赴瓊林宴罷歸館伴告以已  
草白劄子使云西人悔過謝罪許以自新是全不干北  
朝遣使之意兼未見答休退兵馬還復疆土八字往復  
久之未肯收受得旨令改定進呈鍾傅張珣各與散參  
軍安置余云直龍圖閣集賢殿修撰作邊帥未有因職  
事編管例編管人每旬赴長吏聽呈身刑不上大夫恐  
不當爾於朝廷名體未正上云錯可便與改正余自大  
宴日曾與二府及此夔云公之言是也文字見在門下  
省未出又令門下吏來會計欲取回劄子余云不須爾  
既奏得旨余又語之云張珣雖是公親戚余以素無此  
例兼名體未正兼事出密院恐天下後世以爲非故不  
敢避公親嫌開陳改正非曲奉丞相也夔云公莫無嫌

余云假令人有此言余亦不恤 是日又斷停曾將副  
等編管除官有差人又詔諸路應冒賞勒停曾有戰功  
人許諸路留充效用使喚 丙寅同呈河東以三月二  
十六日進築烏龍川熙河遣苗履出塞擾耕張珣鍾傅  
又得旨改別駕而眾皆不聞此語遂再稟夔乃云散參  
軍舊有曾編管舉人如樓澈之類得此名目恐處傅等  
亦未安上旨令俱與別駕既退冲元云止有文學及參  
軍名舊無散參軍之名又改定白劄子云夏國罪惡深  
重雖欲遣使謝罪未當開納以非朝遣使勸和之故令  
邊臣與之商量若至誠服罪聽命當相度許以自新上  
稱善初夔欲云夏國作過未已非使雖來勸和亦須討  
伐若能服罪聽命雖北朝不來勸和亦自當聽許余云  
如此止是厮罵卻了事不得遂如余所定眾皆以爲然  
再對遂亦及此上亦以爲不可右轄押瓊林宴虜人



例外送緊絹六疋及紅羊巴等辟不獲免具劄子乞繳  
納上旨令進入內及令國信所檢例回答 履是日留  
身自陳蓋夔常切責以不當授上云履極皇恐欲待罪  
莫不須如此余云履亦曾略言及此事與序辰例外受  
馬不同履辭不得免尋奏陳乞進納序辰不辭亦不奏  
陳使開國信所請絹上笑云必是章惇恐動他來余云  
恐是如此 是日又契勘涇原出界進築照秦所差將佐  
多是冒賞得罪之人若被旨罷任於軍行不便令刑部  
實封送經略司候軍回方得施行上云此文字極好必  
是密院所擬余曰然 是夕自密院出遂赴景靈宮宿  
齋祈雨夔及左轄宿南北郊 丁卯同呈館伴所語錄  
云泛使得改定白劄亦不肯受乞與增特停征討四字  
余云蔡卞已嘗言欲添與特免討伐四字正與此同然  
恐未可數改遂詔京令不得輕許以增改語言京又乞

削去聽其反覆偏辭是責其主恐彼難收受遂與刪改  
云夏人詭辭干告既移文計會又遣使勸和 是日夔  
轄不入夔深以刪改為不須也 又鄜延奏以二十三  
日築暖泉山寨通米脂葭蘆與河東烏龍川相應也履  
具道夔所以恐之之語余云上曾及此履卻云不曾敢  
訴於上未知果然否余又曰小鳳右轄以秦州移藩事  
太不直直言人以為劉摯黨尤不實蔡新州事肇與摯  
不同遂補外可為黨乎後召還又以論北郊事貶履云  
祇此事足矣余云陸佃在元祐中曾除尚書又遷學士  
至元祐末乃去謂之情實稍異可乎今已檢舉當移郡  
安中篤厚長者有德君子願稍主張公論但得一大郡脫  
二十二人之列足矣二公皆以為當然但未知果能守  
此言否 戊辰同呈國信所語錄 再對呈定州奏此  
事界宜國信所申以錦四疋色羅四疋青絲綾二疋答



北使令作黃履送與充回答 是日引呈轉員第一番  
諸軍指揮使以上至午初罷 己巳同呈涇原差李忠  
傑帶部落子七百騎出塞討擊 又奏四月初進築南  
牟會等處 是日引呈第二番將校諸直十將以上至  
午正罷 庚午同呈苗復出塞禽戮共五百餘人級牛  
羊等萬計 又呈國信所語錄 是日殿廬中夔言泛  
使終未肯撥白劄子蓋是前來不合與添北朝勸和意  
待卻取來與依惇前所草定言語與之眾皆默然久之  
又云公每事且道定著余云自議邊事以來語言未嘗  
不定卻不似他人一坐之間說得三般兩樣公適來之  
說使不得如布所見他既堅云不得回答八字不敢受  
兼泛使語言最無禮處是云肯抽退兵馬還復疆土要  
一分白文字若不肯亦要一分白語言方敢受此語極  
無禮當答之云朝廷既許以自新夏人又不作過即自

無出兵討伐之理其建置城寨係備禦奔衝之處兼是  
本朝郡縣之地決不可還復如此答之看他待如何夔  
云如此亦得余云這箇須道定著但恐下來不如此答  
他必不肯去諸公更有高見及更生異論恐無以易此  
語夔云恁地好前來言語更不須說余云不可公適已  
言爲布欲添勸和之意致虜人不肯受劄子今公論議  
如此布所見如此若不盡陳於上前取決於上即無由  
有定論既對上云虜人堅不肯受劄子且勿恤更任數  
月亦不妨余云陛下聖意已定臣下足以奉行蔡京輩  
館伴以來分付得劄子虜人未辭是職事未了義不自  
安既得朝旨令堅執前議更無可商量又聖意如此何  
疑之有余遂悉以夔語白上上云莫難余又言惇以爲  
臣不當添勸和一節致虜人不受卞云此是眾人商量  
不須分辨余又具道余所道如前所言上云極好然且



候半月十日間未受時卻如此指揮亦可余云如此無不可者夔云如聖意且更令住數月亦不妨夔既退笑語如常余亦不復及之是日引呈副都頭以上第三番將校畢人引呈新行門射弓又得旨再試準備兩人便令祇應又引呈舊行門射出等弓各等第喚副使承制崇班與駐泊及都監賜鎗袍束帶公服靴笏等自辰至後侍立至未初罷辛未歇泊假壬申旬假三忌不赴

四月癸酉朔天祺節假甲戌同呈國信館伴所語錄虜使兩召會食不赴云事未了不敢飲酒聽樂如前日劄子祇得自新兩字北朝所言八字並不曾答雖餓殺亦不敢受此劄子蔡京又疑二日不肯造朝已而如期上馬上又言恐起居時要唐突令密院且勿退既起居訖便出一無所陳上問何以處之余持議如前涇原

奏進築天都訖乞以南牟為州置沿邊安撫使隸涇原

罷秦州經略使徙秦兵番戍於外等事得旨留俟再

對呈轉員都目及遞遷班直諸軍姓名資級凡五大軸

又以馬軍置下名一百三十人步軍一百人是日宿

樞密院進宣九日是夕大雷雨過時雨止雨及三

五寸甲戌同三省問聖體訖上亦語及得雨眾云雖未

多然必接續有之是日仲元喪甥不入是日林子中統

對不賜茶來別於密院僉以大名銘文屬之乙亥以

開宮觀休務余下欲出院院吏初自以略歸不妨余以

無例遂不出是日宿院丙子同呈林希乞舉差提舉

弓箭手從之河東奏北人沿代州邊界置圍場十所

今歲必於西京坐冬國信館伴申北使未肯受白劄子

及不赴會食河東進築城寨賜蕃漢士卒特支環慶體

量張誠無違節制事走馬陳知善奏不實罰金二十斤



與秦鳳走馬對移 再對以河北編欄泛使人兵久住  
特給食錢初以九日引換前班人以駕出歇泊改用十  
四日 丁丑同呈邊報孫路奏未可與涇原同時築橫  
水澗詔戒路每事徇公不得用情觀望有害機事河東  
以三月二十三日築烏龍川國信館伴申語錄以北使  
未受劄子欲增抽退兵馬還復疆土之語眾議以明諭  
以夏人聽命服罪朝廷許以自新卽豈有更出兵討伐  
之理其邊臣進築城寨以禦其奔衝兼係本朝郡縣境  
土及蕃臣作過理須削地無可還復以此答之不妨上  
亦以爲然 是日泛使造朝跪於庭下云所得白劄子  
祇得自新兩字未分白乞更賜增添上令張宗高答以  
事理已盡無可更改使者再有所陳上欲以前語答之  
而宗高不敢再奏遂退又呈嘉祐熙甯北界打圍亦皆  
批斫林木然熙甯六年於西山打圍七年便遣蕭禧理

辨地界十五年分畫畢元豐二年又坐冬於西京初諸  
路探報北人於邊界作圍場及於西京坐冬夔以爲不  
足恤余云必恐生事蓋蕭禧理辨地界如黃嵬山解子  
平一帶河北地分尙未了緣此生事未可知上亦以爲  
然故檢尋舊邊報以證其舉動非無故也 再對呈賜  
宣人數 又得旨張宗高依副都承旨例支賜退赴延  
和諸軍班賜宣告謝畢傳宣副都承旨以下支賜謝恩  
宣坐賜茶退 戊寅同呈國信館伴語錄是日國信所  
言恐泛使再有所陳上令密院且緩退已而起居畢便  
出 又呈陳次升奏制勘所寔序辰乃知府呂嘉問壻  
所用獄子等多是府隸乞贊換仍差內臣監勘上頗愠  
云內臣豈是臺諫官可差獄子無非開封府取到者余  
云內臣在聖意可否若有開封人在內令替換不妨夔  
遂云無可施行余云若有開封人須令替換上從之先



是制勘所上殿言時彥范鏗林邵在番皆曾拜授香藥酒得旨令並取勘次升疑獄官有所偏故有是請上頗疑其喋喋也制勘所乞奏事先次上殿不隔班從之鄒浩言乞選河北帥臣講修邊備上云如何眾皆云理故當然但乏人爾遂進呈訖再對呈涇原李許奏乞罷任歸闕照管家事上云且令外任余云兼任未滿上云更任滿亦祇與一在外差遣涇原將官安侖等申利珣到西京身亡已管押番官四興遇成等歸本路上云利珣方得一殿閣差遣便卒余云珣數自言在陛下產閣祇應在馮世甫藍從熙之右及累曾令叔投狀乞推恩上云誠是首先在產閣祇應若不死必作押班都知余云祇爲元豐初便離太妃殿故不豫隨龍人數然陛下既以其恩舊可優與賻贈及令人內省差人般取喪柩家屬還京師上云甚好己卯呈章案奏苗履

申王恩昔爲部將隸其帳下嘗棄兵隊逃歸當時以初自班出未曉事不曾行法今反聽其節制恐有妨嫌乞聽涇原帥臣節制窠移文答以申狀不曾漏泄因爲本路副都總管理當統制諸將若當時不曾行法乃是有德於恩何嫌之有兼別無文據難以稽考已密切指揮苗履依朝旨施行去訖余欲更降旨戒飭履不得違越驕慢夔再三云經略司已施行遂已河東奏張世丞等築端平正平學士院諮報國書云方屬杪春及作三月書今使者未行乞指揮詔令改作四月書仍云方屬清和是日北使又無所請而去庚辰從駕幸懿親宅莘王府幕次賜食又令中人別置十杯唯管軍及執政有晚欲宣坐賜茶而中輟又言語錄內不聲說先拜別無情意蓋以王府無召見羣臣之所也去歲幸二王府亦不賜茶辛巳歇泊壬午旬休癸未從



駕景靈酌獻 甲申內降序辰奏制勘所取勘各省帳  
茶酒有王曉例拜授香藥酒依林邵等例移宴就館例  
外送馬是書送回答之物不可不受乞聖覽省察密院  
勘會富弼奉使亦以虜主瘡病伴酒三行差官就館伴  
酒食刁約奉使以戎母老病久坐不得伴酒三行差官  
就館賜御筵除蹇序辰所引王曉例事體不同外卽別  
無例就客省帳茶酒及移宴就館不曾例外送馬并序  
辰稱係書送回答之物各不悉自來有無似此體例兼  
不獨序辰不於語錄內聲說拜受酒一節時彥以下亦  
不曾聲說並合取勘令制勘所詳此及序辰狀內事件  
逐一子細報勘取見詣實圖結公案聞奏應合取勘之  
人如已經三問今來供答更有未承伏情狀並具奏聽  
旨與三省同入文字御寶批依遂行下左轄云客省帳  
茶酒有王曉例恐難云無例余爲之增改云事體不同

遂已 乙酉歇泊 丙戌同呈國信館伴語錄共八件  
仍撰定對答泛使之語如前議納於上前又蔡京言使  
者云舊例白劄子前後有聖旨字乞添入得旨於聞達  
字下據夏人字上添入尋具進呈奉聖旨七字又言泛  
使遣二書表司來傳語要於自新字下略添得些小抽  
退兵馬之意亦可受兼白劄子內多說興宗皇帝書意  
似未便及言是當朝郡縣之地恐生創京答云自新已  
是分白無可更改祇是你兩人誤他使副住許多日數  
白劄子祇說與興宗書意不同卻不似北朝容易輕出  
語言便云有違先旨那箇是輕重若言本朝郡縣之地  
興州靈州銀夏綏宥不是朝廷地是誰地此地皆太宗  
真宗賜與李繼遷如何是生創兩人者無答但云不由  
人更是簽樞未肯受觀其詞氣頗已屈服 又呂惠卿  
奏論西人訃告謝罪不可深扼其請詔答以先已降旨



揮今漸示以開納之意然理須與之邀約合送還陷沒  
誤官軍民及執送作過近上首領如能聽從卽與收接  
告哀謝罪表狀附遞聞奏及諭以將來若能服罪聽命  
分畫疆界了當朝廷必許遣人入貢其諸路邊界地形  
事體各自不同須聽候朝旨未得便與言及地界事令  
呂惠卿依此節次與商量說話及選差知邊事曉蕃情  
武官一員同共專切計會將寨官應答西人并具合與  
商量事目節次及所差官聞奏 又鄜延暖泉寨河東  
烏龍寨乞賜名各以本名名之 又河北屯田司罷逐  
路所差修塘隄役官以轉運司歲費錢糧及屯田利招  
士兵三千人仍先招千人候地利招士兵二千仍先招  
千人候地利龍緒更招千人從之 又差張勵管句剩  
員所 又惠卿奏降羌賞保齋敕榜招誘羌人爲其所  
執拷掠千數逃歸後降羌皆云曾見賞保誘諭乞與一

供奉官從之上問惠卿所陳西人請和事如何余云所  
陳極有理誠不可深拒眾人皆言朝廷旣欲收斂邊事  
若邀求太過或卻不來何以處之須稍示以開納之意  
上云所陳甚有理可錄一本進納入內 再對以雄州  
張赴分析修關城事措置極平穩有理兼已修了並不  
張皇因爲開陳無施行上然之余云然赴久病當罷患  
無可代者劉方嘗爲安撫副使雖無他才略然卻平穩  
兼保州當次補雄州上云官小奈何余云若與一通事  
舍人之類令權發遣亦不妨兼方亦有弓馬屢求往陝  
西邊上試用恐亦可使 是日左轄留身甚久余因言  
蹇序辰前日奏陳制勸事以急速不及俟面奏然所勘  
會到富弼刁約例甚分明玉曉例助不同上云甚好余  
云兼富弼等亦不曾例外受馬臣處此事極平所以云  
不獨序辰不於語錄內聲說拜受酒一節上云此指揮



尤好余云制勘所先已申陳云入夏禁繫多罪人多病不可淹延迄追搨范鏜等故令已經三問更不招承卽具奏聽旨上云固須如此余云此事若臣所擬定稍有未安三省必不肯僉書上云是同入文字甚好余云猶恐臣僚有所開陳望陛下審察上深然之是日延和引呈諸軍班人七十七人射不中者一人而已餘皆等第除官未及七刻退丁亥同呈涇原秋葦川灑水王進築特支和接築續南牟會更支一次館伴國信所語錄云使者漸有收劄子意再對呈張燦以老病乞罷管軍上云一請便從余云已七十四歲兼檢到元祐例劉斌以老病除大將軍遙防宮觀上云莫難特與轉官宮觀又呈費詵狀爲曾論列清汴事因爲開陳云李仲以王崑叟風旨乞廢清汴詵力陳其不可在當時爲不易言今仲已作提刑而詵未免常調此事本緣臣

開陳銑又以臣在河陽差委定奪故以狀來告上云與堂除余云當送三省取旨與堂除差遣從之是日再對未及奏事上遽宣諭云今日疏決徧及四京余云陛下閔雨焦勞後苑粉壇席簾取水內外建道場祈禱備至然終未有雨若推恩滂沛如此必有嘉應上云雨似有數去秋雨太多故今多旱如此余云此眾論所知然今歲旱甚廣大已無望矣前一日上已及此余開陳如前是日同三省侍立疏決訖賜茶退惟制勘所以不赦降原減故不引丁亥晚國信所報泛使受白劄子下榜子朝辭人戊子章穆忌己丑同呈館伴所言虜人欲改大遼國信所爲北朝字從之以元祐中因虜使授生餼劄子欲改大遼爲北朝旣降旨從其所請又令今後卻提空南朝字彼亦不敢違礙也館伴所亦難以北朝白劄手內有南宋字渠云西人之語非本朝所稱



遂已得旨以十九日令虜使朝辭 涇原奏差官分頭  
提舉進築人詔以南牟會爲西安州置知州通判職官  
曹官灑水平爲天都寨葦川爲臨羌寨留秦鳳兵馬萬  
人添助戰守正兵一年一替蕃弓箭手令兩路相度更  
替人 章棻入奏更不句第五等保甲 又郵延進築  
金湯賜將士特支 又令三省密院各錄章疏一本遂  
逐處收掌 再對焦顏叔以減三年磨勘酬獎得監廟  
一次著令不得過兩次也 庚寅同呈惠卿奏西人說  
話次第國信館伴所申語錄 再對依按閱所奏將兵  
互習事藝置簿又以陶達知橫州劉澤知融州 是日  
新工部外郎董必送吏部與小處知州先是必按衡州  
孔平仲奏常平違法起獄眾以爲不當尋又差察訪廣  
西所爲多刻薄還除郎官而舍人郭知章繳詞頭送令  
趙挺之命詞陳次升權給事中又封駁以爲不當未進

呈間必有奏訟知章次升爲元祐臺諫官乞定奪平仲  
事夔與安中以爲不可元度又適齋祠遂得旨罷新命  
余問何以處之二公方愕然遂再進呈故有是命上旨  
仍令批云不合輒訟言者送吏部 是日以永甯郡王出  
閤宣麻封睦王甲午日出居東宮

辛卯虜使辭紫宸酒

五行罷沖元押朝辭宴 壬辰旬休自十九夜大雨滂

沛盈尺至是稍晴粃麥可救三二分然秋田有望 癸

巳同呈以郭知章曹諤爲回謝汎使副上素欲用范鎰

鎰方以制獄隔朝參安中力爲余言恐賞罰未明兼朝

廷何至如此乏人又鎰嘗拜授香藥酒恐難爲容余具

陳於上遂改用知章 再對曹誦乞罷管軍誦前後已

辭上云且不允環慶郵延賞管軍討虜功定州報事宜

是夕夔不入 是夕省景靈謝雨夔當往南郊以安

中代之 甲午同呈孫路乞進築青南訥心東冷牟等



處令便築青南餘更相度從長施行 環慶奏乞進築  
駱駝巷萌門白豹及乞罷之字平等進築詔駱巷白  
豹依奏萌門恐不須築之字平係控扼清遠軍界恐不  
可罷令相度聞奏 熙河奏乞令李英行出就提舉蕃  
弓箭手從之 依河東奏移第九將戍烏龍寨 再對  
依知甯化軍王榘所請宮觀榘奏自云豫建儲之大議  
余云榘爲閤門祇候尋醫安得豫此大議章惇曾云此  
乃邢恕之言爾上亦云輕易因言邢恕反覆不穩常  
自以定策爲功在元祐中上書則云先朝屏斥不用又  
云司馬光等進用可謂千載一時與今日在朝廷議論  
殊不類余云恕亦頗有文學然天資反覆利欲多端故  
持守不常自紹聖初因章惇力引故進擢其後觀望有  
所黨附則攻病惇無所不至每戒惇以生底事少做及  
恕有所開陳無非生事一事未已又生一事略不肯安

靜以至於臣前議論司馬光等與章惇等處所論負然  
不同此皆陛下所知也上天資不靜小人小人 是  
日夔留身乞退遂上馬之觀音院骨肉皆已先出亭午  
上乃有旨令不得般行李出 是日與夔論收接西人公  
牒事頗不同余云與北虜使商量則唯欲斫殺與西人  
說話則唯欲斫殺當時不分明說與北使不出兵討伐  
西人臣深以爲恨 二十三日方宣召二十四日復入  
乙未同呈令孫路進築斫龍蓋夔意欲成之余與同邇  
邈川路欲繫橋渡河築一寨夔欲力成之余與同列皆  
以爲不可曰如此青唐必驚疑生事西夏未了又生一  
敵國余因爲上言臣自有邊事以來嘗以謂但得北虜  
及青唐不警則西事可了若一方小警則無所措手足  
青唐一動則熙河應接不暇何暇經營青南冷牟以通  
涇原也今事已垂成可惜壞了上云如此且已遂進呈



詔賜河東新築端正平寨名曰甯邊再對宋用  
臣皇城司年滿令再任上問惇請去甚緊余云惇久  
有此言上云章惇今日豈可令去余云聖旨堅留惇亦  
何可去上云已封還文字宣詔矣是日早遣文端往  
丙申同呈鄜延奏西人說話次第已降旨令明示以開  
納之意仍令保安軍先與收接公牒仍邀約以送還漢  
界陷沒官員軍民及執送自來作過邊土首領來獻方  
敢申取朝廷指揮此二十二日指揮仍令惠卿選文武  
官兩員同將寨官專切應答西人語言仍節次錄奏  
再對除張忠王有言州鈴轄任紀以疾監廟仙游之族  
人也又呈取揀諸直十將將虞候得旨增御龍弓箭  
直將虞候額二人又改蕃官承襲條是日夔召人  
不奏事留身退押赴都堂便上馬上又問惇云意甚堅  
何故余云惇自言久有去意陛下恩禮既厚惇何敢不

留丁酉詔孫路且進築青南訥心欲留秦鳳兵馬及  
一併築東冷牟會州恐向去暑熱久留兵馬役使及秦  
鳳兵馬迂路赴役并保甲車乘等般運應副不前恐于  
軍情民力不便令再相度聞奏路在秦便欲城會州以  
打繩川為六百步寨與素議不同兼兩路兵馬方自涇

原進築歸盛夏久留役使恐不便故丁甯詰之會路奏

人使約蹉五程再對賞鄜延進築威羌殄羌兩寨統  
制官以下轉官支賜有差又呈取揀諸班直諸軍上  
名年代等人又以劉方兼通事舍人權發遣雄州閻  
仁武知保州張赴知涇州余初欲與方除帶御器械上  
止令與宣事赴病不任使久欲除人而未有可代者夔  
累欲令劉何換官為之余不敢從至是以保州遷雄州  
乃故事也是日夔又被召押赴都堂余遂同中書及  
兩轄往見之夔乞別班起居奏事皆如所請上諭三省



密院云惇請去甚堅昨日對蘇珪乃至泣下又有劄子極說事不知何以如此堅求去三省云渠云惇不似他人道去便須去昨日亦有簡與臣等令助以一言余云臣亦得惇簡見在此容進呈上笑云此惇自書眾云然三省所得簡大意類此既至都堂見之云決須去仍不敢坐都堂止於暖堂中相見遂上馬再對余請於上云劄子中說事莫及臣等否上云無之祇是說在下人卻不及執政戊戌駕及兩宮幸陸王府以二十二日出閣也是日晚遣劉瑗宣召夔及封還表劄又批付中書不許諸處收接文字己亥同呈賜涇原進築灑水平秋葦川帥臣而下銀合茶藥候進築南牟會更賜一次再對呈董必乞考正廣西帥保舉姚舜舉蘇子元張之寬等罪豈欽宜知州皆以贓敗也余以監司皆嘗奏舉三人者不可獨責帥欲各罰金二十斤上又指

云此四處知州皆得官其一子余退而閱著令實有此遂再進呈取旨又趙叔澹叔藥與小州鈐轄叔僉與都監又以劉舜資知莫州黃綯金州李士凝甯化軍是日夔又乞別班起居奏事亦如所請尋押赴都堂遂復視事上對三省密院又問其去意何其確然也眾對如前再對又問仍云渠自言多面斥士人罪慝故眾怨歸之余去士大夫無不罵惇者惟是得差遣遲及不見賓客與眾執政不同爾其他亦何能為惇於同列但有過於遜屈事事隨順人不敢與人違戾以此稍稍有去意兼祖宗以來以一相當國者有幾事任不輕亦不得不然爾上默然余人對三省嘗云此地非久安之所臣等待罪於此歲已久亦每不自安非獨惇有去志也庚子孝章忌行香於天興殿西辛丑同呈邊報近河朔諸路數報虜主今歲必於西安坐冬及於河東



對境多作圍場屯兵聚糧以俟受禮又言遣人往解子  
平作圍恐必造端生事夔屢以爲不足恤上頗不然之  
云安能保其不生事但當思所以待之爾余亦深以爲  
當然郭知章等申乞下雄州文閣北虜受禮處及催差  
接伴從之 惠卿奏與西人說話先已降旨令明示以  
開納之意二十四日令收接章表二十七日又令收公  
牒以延安奏恐未齋到章表故 再對斷軍都指揮使  
魏吉以禁卒肩輿一婢戍廣西 又訛言經恩特杖一  
百降穎昌刺員直殿前司官吏斷遣不當放罪 楊侁  
冒請食錢以告事特罰命放仍追所受錢 蔡京乞續  
編國信錄從之 董必言廣西帥舉蘇子元等知州又  
再任不當再得旨帥臣三十斤監司二十斤 壬寅旬  
休出奠普照吳克禮等亦來致奠

同呈章奏將兵赴南牟會進築制勘所乞差錄問官  
上旨差葉祖洽卞以爲不可上令差安惇卞云如此庶  
幾 再對余云卞如此擇錄問官不知何意臣嘗開陳  
以謂序辰黨眾恐左右營救者多陛下以謂誰敢爲營  
救者臣言亦似不妄矣 曹誦乞罷軍權不允 蔡京  
等劄子乞差親事官習澤語祇應從之 環慶蕃兵喫  
多逋以投漢人報西羌經赦合原特處死 殿帥斷魏  
吉不當開封已得旨放罪牒問謝恩余以爲不當上  
然之令開封府官放罪殿前令吏送大理取勘退以告  
三省當立法夔毅然以爲不可止放罪 甲辰同呈開  
封府放姚麟罪及責限謝恩不當得旨府官各二十斤  
令吏送大理今後命官合勘斷及放罪並依條奏審違  
者違制論 黃敏用乞移涇原帥府於鎮戎以平夏爲  
鎮戎軍上以爲越職眾皆言奏陳利害恐難坐罪遂不



行環慶體量張誠減落所部人冒賞及以不曾赴軍前將佐作部人獲級特進遙郡仍降一官降一等差遣同奏事畢余因言臣近曾見處士孫侔在仁宗英宗神宗朝三聘不起乞依例官其一子上云文字已降出卞云見在都省檢例余因言侔終身不仕節行剛介王安石終老與之交游情好不替兼有王回李覲例甚明夔以下亦以爲當得上云與推恩余又言臣更有一事與章惇以下久欲開陳以邊事多及蔡卞有嫌故未敢啟口王安石家陛下自紹聖以來恤之甚至然子雱昨得館職不幸早死近又賜第然安石止有一妻寓蔡卞家今已七十五歲零丁孤老至親唯一弟吳贖亦頗有文學呂惠卿而下數以學官薦之以礙條不行今安石妻欲其得一在京差遣上云與一在京差遣又問贖何官眾云主簿上云有甚差遣余云章惇言編敕局有闕可

差上云與遂除編一司敕刪定官初與夔轄等議欲以學正錄處之而卞以爲礙法不便故改此議然初無肯啟口者余爲力陳乃得之乙巳章懷忌丙午同呈涇原奏乞與環慶麻蕃官募化換漢官差遣得旨與准備差使又乞修天都山廟詔封順應侯以順應侯廟爲額又乞差折可適知西安州兼沿邊安撫使又乞西安州官酬獎並從之安惇奏錄問序辰公事於左膺有嫌乞迴避詔不許是日上詢李雲從者何人余云陛下必記憶呂嘉問知荆南夜留城門往其家宴飲與其婢閒坐和詩及小詞上云不記莫是元祐事余云乃紹聖事嘉問在荆南買金虧價及他事甚多下京湖北路監司體量皆有實狀惇卞此時方相得力主之安燾李清臣乞不原赦亦得旨既體量到卻送嘉問分析便以爲無罪斷放當時若以體量狀按治嘉問已粉



碎矣外議皆云皆是嘉問合有今日官職故幸免上方云記得仍云雲從上書極亂道適欲罷差遣以上書故未欲罷是日除高熙高陽都監上不許云初入路分當與一近下處此人在元祐頗用事不堪丁未端午節假戊申同呈秦鳳不合句保甲防守孫賁罰銅三十斤鄜延奏進築金湯畢賜銀合茶藥蹇序辰搃鼓進狀乞差官看詳勘案云勘官令增減款詞及抑令認奏事不實徒罪凡所勘皆以爲不當又言繳駁及訴理事取怨非一及先臣周輔熙（甯）元豐中曾勘鞫公事多有嫌隙乞出自睿斷選官看詳或乞別推余云蹇周輔熙（甯）中曾勘臣不知元豐中所勘者誰黃履云臣元豐中曾論周輔余又言訴理事在三省臣所不知然聞章惇許將黃履皆干涉訴理事如此則是宰執於序辰皆有妨嫌須盡易見執政官乃可斷序辰事上云豈有

此理蔡卞云莫祇是說制勘官卞又云臣不敢以序辰爲無罪然須令他招上書不實罪似過當余云蔡卞不知子細序辰供進語錄在王韶事未發前故隱不言拜（儀）式在王韶事發後便言曾拜序辰云可以互見制勘所卻曾申密院取王韶事發及序辰供（儀）式月日王韶事發係二月二十六日序辰供（儀）式係二十九日以此可見前供語錄不實兼序辰兩有分析奏狀至三二十紙其間莫須有不實之語卞默然夔云序辰旣於客省茶酒卻便上殿劄子乞編爲例此尤不可又云序辰在史院曾語及臣論之云但依實對答祇是錯然終不肯如此余又指受例外馬事云序辰言有條辭不免聽收制勘所但云無例令招不合收受豈可不用條而用例臣以謂辭不獲免聽收須如黃履押宴北人送例外物便具劄子進納乃是依條上云須如此乃是余云序



辰得例外馬旣不辭卻便與常例合得土物五十八疋  
一處奏請支絹莫不可制勘所令招不合不別具狀申  
明序辰又以為不當又云拜是承例如此則序辰一切  
無罪又云陛下憂勤閔雨之際心不體國淹延刑禁卻  
乞別推豈是體國上去范鏜等皆有徒罪余云鏜雖有  
對制不實之罪然卻有奏狀云於奉使絕域或不應拜  
而拜不辱君命取輕夷狄恭俟重行竄謫如此似稍知  
體與序辰顛賴殊不類矣眾亦以為然上云何以處之  
許將云候案上取旨眾云亦當爾遂令依此批旨再  
對余又言惇卞各有所主卞主序辰惇主鏜此兩人皆  
惇卞未相失時共力薦引今惇惡序辰卞以鏜舉呂升  
卿自代疑附惇而異已遂惡之以此議論各有所偏不  
唯此兩人如周種呂嘉問亦皆惇卞所主今旣相失惇  
遂惡嘉問而卞惡種此數人者亦誠各有所專附大約

今日士人皆分隸惇卞門下如許將黃履旣不能有所  
主亦不為人所趨故亦無門下士臣在西府亦無以威  
福人兼亦無所黨與故門下亦無人平時以公論稱薦  
趙挺之郭知章輩蓄縮避事亦嘗陳於陛下前無所隱  
祇如挺之昨命呂孝廉為京東轉運使詞得罪士論旣  
自羞愧卻乞外郡諒陛下亦不知其請郡為此其他奔  
競好進之士不趨惇則趨卞不然惇性疏率多為卞所窺  
雖與卞相失然極畏卞此許將黃履及三省人吏所共  
嗤笑臣嘗問惇諸處闕官何不除人惇云才除一人又  
云是元祐黨或有何罪惡以此不能除得其意蓋指卞  
也卞答之云元祐黨最分明者莫是劉昱以昱為惇所  
主故惇默然惇用昱誠不當以至引蔡肇陳師錫皆卞  
所指以為元祐人此數人者誠不足引趙挺之云蔡肇  
譖鄒浩於蘇轍遂被逐師錫亦是軾轍門下儂薄多言



之士惇嘗與臣言自來於陛下前不曾言元祐人不可用誠如此乃是公議人才難得豈有一經元祐任使之便不可用然宰相當曠然以此收采人材今乃獨偏於劉昱蔡肇輩宜其爲卞所非也上云劉昱並不曾行遣用蔡肇殊不當陳師錫乃先帝所黜亦不當用余云惇如此所以畏卞然臣嘗以爲大臣能以大公至正之道收用人材危言正色爲朝廷分別是非邪正孰敢以爲不然者今惇卞各有所偏故是非無以相勝惇初與卞同引序辰嘉問輩今雖悔之何所及如臣則不然自初秉政得事陛下左右便言惇引朱服蹇序辰爲卞所誤至今五六年臣此論未嘗變以至與惇卞議事亦未嘗小爲之屈臣嘗語人以謂卞雖不樂臣然與臣共事必不敢與臣異蓋惟理可以服人也今惇卞相失而卞黨最盛故序辰嘉問輩陰有所挾每事無所忌憚序辰

有罪不肯伏辜竊聞嘉問又欲理會姚麟罰銅事誠如此須乞再行遣上云莫不敢余云所聞如此今日嘉問上殿必可見虛實是日又及雲從事因言非嘉問經營何以得宮教已酉同呈定州邊報又嘉問劄子深

自引咎乞加重罰免僚吏勘罰上云官員旣罰銅吏人亦與免勘各罰銅八斤是日范鏜遣人齎狀於馬宥自陳讎變獄事遂同上上頗訝之夔爲指陳訟序辰句人吏問鏜云不曾拜云蹇尙書惡發等事再對余言臣昨日曾奏惇主鏜卞主序辰信不虛也是日以數兩

放朝參三日

庚戌同呈

安惇奏制勘所罪人並供狀

辨狀唯蹇序辰范鏜讎變合差官重勘上欲差安惇余云昨差周鼎時陛下已欲差惇惇雖曾錄問何所妨然恐須差兩人昨章惇云欲差一諫官陳次升有言不可用鄒浩可否夔云浩乃嘉問所薦恐不便余云浩或不



爾左綱云趙挺之可上令差挺之仍云挺之必不觀望  
余云士人如稍識廉恥何敢爾是日高遵禮再任宮觀

滿更乞再任上云宣仁親屬可特與余云聖德如此中  
外所不知昨高遵裕年八十一乞官觀聖旨亦特與之

陛下聖德仁厚於宣仁之家恩意如此外人往往不知  
聖意退以語三省以為可書初上數對執政言獄官要

不觀望者豈易得余亦嘗云除蔡京鄧棐之類乃序辰

黨與中人不可差其他在聖意裁擇何所不可又曰上

乞戒飭獄官以惇卞各有所主及序辰自陳於臣等有

嫌隙令不得觀望高不其手上云安惇輩必不敢如此

余云雖然得德音一警飭之尤善上云好辛亥同呈

趙挺之奏林邵是兩姨妹夫乞回避上云莫不須余云

林邵已伏辜上云祇是勘蹇序辰范鏗不須避再對

呈周綽言河北邊防事下諸路相度上云綽所言頗有

條理可令召對余云此乃京西運判周純之弟其人材

或過於純召對固所宜也余因言人材難得願所收采

未廣爾臣嘗言惇所引用人多不當如李仲在元祐中

希王崑叟風旨便申乞廢清汴昨既罷提舉官卻令開

御河遂擢提刑御河為北京患人人知之今年春早而

北京水滿城郭民居倉庫皆被害而無敢言者韓忠彥

深以為憂亦不敢言蔡卞亦知之此事恐未便上云此

不難祇遣一內侍往視之便可見余云臣方欲開陳乞

遣一中人往視之即可知虛實上云鄒浩亦有文字當

令按視之王子旬休癸丑同呈涇原平夏城知城  
喬松等守城有功遷三官第一等兩官第二等一官仍  
減二年磨勘第三等一官將士轉資支賜有差呂惠  
卿奏西人已諭以不敢收公牒令歸取章表已於初三  
日歸西界訖甲寅同呈孫路奏已進築青南訥心寨



安惇奏畫一郭知音奏入國差三節人從等並從之  
上問知音等到北界對答語言如何余云以臣所見莫  
但云不知恐無以塞其請若說與聞西人已叩關請命  
朝廷已許收接意表若彼更不作過必無更用兵討伐  
之理如此明白足以慰安夷狄反側之意有何不可惇  
與將皆以為不然余云韓縝沈括奉使時亦但云來回  
謝及再三有所問亦須答夔等又云沈括當時往商量  
事與此不同上云莫須與一指揮余云知音等方欲奏  
請俟見文字莫定進呈取旨如此紛紛爭論亦無補  
再對因言臣待罪西府凡措置應接邊防事無非臣躬  
親斟酌草定三省於其間不過移易一兩句語言其措  
置大概亦無以易臣所定臣雖愚短不敢自竭然亦常  
懼思慮有所不至但自度亦不至大段乖謬近日以來  
聞三省益不喜每事掎摭窺伺無所不至昨放罷劉何

及陝西科配納襖降官并置西安州以未進築了不關  
報門下省聞皆以為非緣此三省皆三省同進呈誠令  
不審非獨臣罪况別無不當者此等事度亦不敢於陛  
下開陳但倡之於下以疑眾聽爾臣不敢不一奏知者  
臣不言耶陛下無繇知爾臣常以喋喋冒煩聖聽為戒  
然事不得已須至開陳望陛下恕臣喋喋之罪上云豈  
有此此事皆三省同呈何害但云劉何不以此事故與  
復差遣余唯唯而已有旨自是日放朝參三日以頗雨  
小有泥淖故乙卯同呈詔孫路令經營會州等處集  
築須管於八月以前了當再對呈殿前司狀揀班直  
不限三路人然軍馬格有條云河北揀到禁軍等樣事  
藝雖及得班直格止填捧日天武乃是不取邊人之意  
但殿前司不曾奉行爾初上宣諭以班直最為親近然  
卻無不許揀邊人之法令契勘進呈既取到條例上諭



以不可遽改但呼管軍密諭似此法意令漸次釐革恐人情不安余云此令誠不可下蓋舊人中有似此等人則必不自安但當密諭之爾尋召管軍至密院諭以此意令雖人吏不可使豫聞但有似此邊人漸漸暗斥去可也莫日遂以同罷劉何提點刑獄等三事文字進呈因言劉何本以玉發申陳保甲自雇一夫陪錢三貫申陳惠卿及監司皆怒後何申被雇者經密院訟保甲雇役七十餘日欠錢一百三十餘貫不還乃知發所陳不虛蔡卞等眾議以何緣此提點王發不公故其罷之何此罪甚明無可疑者又王發訟何金華州司戶句當買賣產業以此恣橫及河中府弟子爭打提刑開節事并致雜劇人云運使也不是養家人決杖十七以此皆不推究不知三省何以知何無罪便與復差遣似此欺天罔上之事臣所不敢爲上色變余又呈西安州未進

築先降指揮令章稟親自收掌不得不司候進築畢節次施行以此更不關錄門下省此亦三省同簽書上問押字爲誰余一一指陳又言科配衲襖降官亦三省同行臣立法云輒配人戶收買製造官司拋降物色以違制論都省卻立條云非軍期及河防危急而輒配買及製造者以違制論三省皆以簽書到臣處臣以爲未當遂檢熙寧元豐敕祇有不可收買許三等以上戶科折雖元祐敕改爲配買然亦無製造兩字今批到中書省云已退送尚書省上云此極不當余云此雖不當然未若劉何之欺罔也臣待罪日久陛下聽策臣雖糜軀隕首所不敢辭然三省惡臣如此羣小窺伺者多臣精力衰殘隄防顧慮恐有所不及萬一爲小人所搆陛下亦無以主張今秋邊事已了臣此時必不免干冒聖聽再申前請臣衰老亦不堪州郡職事惟乞致仕爾臣得



善罷而去在私計實爲榮幸上笑而已上於三省欺罔  
用情無不洞察但多優容耳丙辰同呈環慶進築白  
豹又語熙河環慶應進築處並限八月以前了當河  
東奏北人過天澗取水以令地分婉順止約去訖夔言  
此邊吏蓄縮爾若過界者便與殺了必不敢來因云余  
嘗言趙高帥延州初分畫綏德地界西人於道路兩旁  
置鋪行旅苦之數移文及與說話但云我地內置鋪有  
何不可無如之何遂呼巡檢令夜往鋪中取守宿者悉  
殺之西人來理會但云已立賞召人捉賊自爾不復敢  
來余云此事難指揮邊吏亦須有才略者方能爲之  
御史臺制勘所奏以鑠宿句人禁勘再對余言向有  
旨欲差中使監勘令已鑠宿莫便可差否上云便待令  
差人丁巳同呈熙河已進築青南訥心賜將士特支  
七百夔因言涇原亦進築天都邊事已了當稱賀上問

如何眾皆云當然余云西安建州包括天都自天都至  
秦州甘谷城南北一直五百里是已得幅員千餘里之  
地當時得熙河祇是本漢地土今所開拓乃夏國地兼  
據險要並河足以制其死命西人常恭順則已更作過  
則趨興靈不遠矣此功非熙河可比然不得熙河則涇  
原亦無由開拓今涇原進據天都熙河自汝遮建城寨  
至會州故兩路邊面相通接而秦州遂爲腹裏兼先帝  
建熙河蘭會路今日方得會州乃成先帝之志也上喜  
云蘭會方爲漢地如此固當稱賀莫須候八月會州了  
否眾皆云陝西河東民力困敝因此稱賀便當曲赦與  
除放倚閣稅賦及免支移拆變足以慰民心恐不須俟  
八月余云熙河建熙河路以西河洮岷通遠軍爲一路  
此時尙未得河州至今未有洮州此故事也上然之余  
又言西安會州皆爲漢地亦當告陵廟夔云當遣從官



告裕陵上亦然之因言章棻欲求去棻有書與臣及章  
惇云必欲請致仕然新邊方就經營緝理未可闕人下  
亦以為未可去惇云昨已許他天都了令去上云且俟  
來春然事了當進何職眾云端明殿學士上云更與轉  
官余云職已高官不足惜余又言適與三省言紹聖二  
年罷分畫事三年秋西人舉國犯延安至十月鍾傅方  
進築汝遮祇三二年閒了當亦可謂神速上云鍾傅此  
功亦不可忘為諸路倡始初興邊事時人人以謂不可  
為從官而下皆以為笑今成就如此誠不易眾云傅事  
了當與牽復余云安燾嘗言汝遮先帝所不敢為誰敢  
議此初罷分畫時韓忠彥堅不肯臣力與之爭忠彥云  
待捉了高永能後相度臣云若須待捉了鈐轄實羞見  
天下人忠彥方屈三省及人吏皆聞臣此語既罷分畫  
安燾猶力說臣云邊事不可輕動如此何時可了負責

不輕不若如故臣答以已罷分畫何可中變遂已夔等  
亦皆云嘗聞此語再對又言章棻必欲去然陛下以  
恩禮固留何敢不從但更當優加恩禮爾又言阿理都  
通不若遣還涇原責棻處置上去須與官余云昨已議  
與率府率兼當時令棻棻不得過許官職即是已許與  
官也上云且更俟款曲是日上又問王韶進擢次第  
余云自崇信主簿四年為禮部侍郎觀文殿學士上云  
後來卻作執政下云作副樞一年以上卻作觀文知洪  
州以謝上表不遜降知鄂州夔云祇八九月卻復知洪  
州上問表詞余云聖慮雖時有小差臣愚亦未嘗曲徇  
上云太不遜下云王安石言不唯不遜兼實無此事此  
尤可罪也是日以黃實代王得聞檢點修完河北城  
池戊午以腹散在告不入己未同呈涇原奏西安  
州八日畢功九日班師遂建白當稱賀上許之仍云諸



路所築四十餘壘余云又云未論諸路祇天都與熙河邊面相接所包括地土幅員千里河東鄜延環慶邊面各已相通此誠非常不世之效稱賀畢當曲赦奏留兩路及遣從官告裕陵并告廟上悉然之又環慶奏進築之字平等處亦令限八月以前了當孫路奏已進築青南訥心又頒降置西安州及置官置將等畫一指揮下有司庚申同呈太史擇到日得旨以二十一日稱賀上問何以賞章棗眾云當改端明殿學士或更改官臨時取旨再對上諭以邊防事功如此皆卿等之功余云陛下睿明洞照幾微邊臣奉被成算故所建立無不如意臣等上稟聖謨何所云補又問執政當遷官否余云臣等待罪政府皆嘗被遷官擢唯章惇自作相以來未嘗遷改惇嘗言元豐末已是正議大夫是時未分左右元祐中降官不當謂臣草麻日不當爲開陳雖得

旨轉官乃祇是復官爾上云正議改光祿光祿改銀青余云然上又云祖宗時有轉官例余云祖宗朝執政有廷除則宰臣往往遷官昨官制行王珪自禮部侍郎改金紫光祿大夫熙河成功王安石雖不曾推恩然罷相日自工部侍郎遷吏部尙書是轉九資前一日上宣諭以久嗽及腸祕密服藥多未效是日余因言嗽雖小疾然不可久亦須速治大腸與肺爲表裏腸祕亦是一臟病大抵醫書無如難經素問其次方論則莫如千金方此真人孫思邈所撰集非後世俗醫所能過如祇治肺則自有方三二十道各列病證云證如此則主某藥名醫用之無不效者然國醫多不知學術但世傳所習一無根本既不能用古方書又或妄有增損尤爲非便章惇痛罵眾國醫以爲無能如秦玠秦珙曹應之輩皆今日醫官之首然自執政從官家無一人用之者其藝



術可知也上云外面醫官誰可用余云婁昌言已病唯  
耿愚者頗有學知脈理善用古方可使然陛下小疾便  
呼在外醫者恐驚駭眾聽耿愚已是醫學但收之診御  
脈中則自用可試令診脈同藥可見其工拙也上深然  
之余又云陛下親政以來四方安甯無事又邊鄙事功  
如此皆朝廷慶事唯是保輔聖躬爲天下之福此臣子  
之情日夕之所祝頌願更留聖意醫官中如孔元已勝  
他醫然比耿愚則不及若朝之左右及醫官輩必無以  
爲可者此輩唯是拒絕他人爭占恩澤而已豈有公議  
也上笑曰祇爲如此余云此須斷自聖意上云翰林祇  
候亦可診御脈耿愚已是醫學兼皇妃曾服他藥自可  
使余云臣非敢妄引人但以聖諭所及不敢不自竭爾  
余又自外議皆謂朝廷今日大事唯皇嗣未降中宮  
未立近日聞後宮就館有日上云已排辦余云若皇嗣

降生此朝廷莫大之慶中宮不日亦必有定議矣是  
日又與三省同呈晉秦兵民疲敝今來曲赦當稍滂沛  
如蠲免租賦放欠負免支移折變皆民實受賜也上亦  
許之余又云赦詞當從政府草定恐學士命詞或不能  
盡朝廷意熙甯中亦嘗如此上亦然之余又云當明示  
以休兵息民之意不惟慰安民心亦足以釋二虜之疑  
也上亦以爲然是日早遂會於都堂草定赦文有討  
叛興師蓋非得已息民偃革行自于今之語及中書吏  
持赦條來西安皆余所草定辛酉同呈草定赦文又  
欲以德音第二等格流罪以下並放上悉許之壬戌  
旬休是日鑰院降德音癸亥御紫宸密院三省以  
次稱賀訖垂拱各奏事如常儀文德宣制三省議定徐  
鐸告裕陵宗室觀察使仲碩告太廟是日晚手詔付  
三省以西安州及諸路城砦功畢邊面相通柄臣以經



營措畫夙夜勤學以輔不逮章惇遷金紫光祿大夫布  
遷三官許將蔡卞黃履各兩官餘皆如故至甲子造朝  
三省方以手詔相示甲子同呈手詔眾皆辭以邊鄙  
事功上奉聖旨豈臣等所當冒賞將卞又云惇布經營  
邊事實爲勤勞臣等尤爲無名受賞余亦云陛下天縱  
睿明邊防事幾無不洞照故邊臣得以自效臣等何功  
之有兼臣等秉政以來皆曾被遷擢唯章惇自命相後  
未曾遷官乞罷臣等恩命惇亦固辭上皆不許令依此  
施行又屢云邊防事功如此皆卿等之力又問光祿銀  
青皆有左右又問王安石王珪遷官次第余等皆對以  
實又問布等所遷何官皆以序對又呈章奏進築西  
安州了畢除端明殿學士又郭知章乞降等答虜人  
所問事件悉如所擬定又特依所乞差知章男中牟主  
簿淑充職員又乞降授香藥酒等儀例悉從之又北

界擅移久良津榷場關門不收公牒河東帥林希乞便  
移文一次如不承受卽更不移文從之云再對以高士  
敦爲高陽鈐轄以內殿承制知文州吉先知瀘州仍特  
除閤門通事舍人權管句梓夔路鈐轄司瀘南緣邊安  
撫司公事時理諸路都監資序先元祐中爲供奉官嘗  
上書蘭州不可弃又言先朝教保甲減諸路兵額今保  
甲已廢而兵額又不增緩急何以枝梧乞後武臣提刑  
以備諸路捕逐羣盜上閱見舊章故特旌擢之自余爽  
事作上於禁中究尋得爽所上疏因而盡搜閱禁中所  
存元祐章疏云有十七籠已降因而盡一千三百餘道  
故蕭世京得吏部郎官以曾兩上章乞復役法又如孔  
平仲自虔州通判上書言十五事如罷常平免役經義  
復詩賦制科之類又言先帝欽恕不得究天年貶英州  
別駕其他不可悉數然如孫覺王覲光庭崑叟輩章疏



尤多皆已降黜無可施行 是日又斷殿前司人吏勘  
斷魏吉不當經赦特決杖勒停降資衝替 是日眾議  
入劄辭免恩命 晚鑲學士院降丞相麻平乙丑夔不  
入右轄以腹散罷齋祠在告 同兩省呈河東奏北人  
越石牆下天澗取水已婉順約迴詔今再來依此止約  
涇原奏舉西安州僉判職事曹官並依奏唯司理温  
並以左轄言呂大防恩澤得假承務郎上問何以使他  
余云軍前使喚臣所不知上令別舉官 再對次李巽  
知文州劉子方為巡邊司都監臧定國為高陽都監界  
河巡檢 又左膚劄子言憲序長以語錄傳授指使乞  
立法今條脩例所取索見行令敕重行增修 是日制  
勘官安惇趙挺之上殿尋申乞先斷時彥林邵王詔等  
一行公事余問上曾差中使監勘否上云不曾差不消  
得初左轄乞差中人監勘上許之既而不聞差人果已

罷鄒浩亦對 是日宣丞相麻執政劄子皆降詔不允  
是日中人李穀至密院賜不允詔例送三十千 丙寅

同呈鄜延奏硬探斬獲級數 再對呈內侍省押班閻  
安乞御藥院帶御器械酬獎上初令與減二年磨勘余  
云押班已是遷擢更敘日前差遣酬獎兼歲月未滿無  
此例上云更不須與遂罷 是日上問二府章惇如何  
不安眾云止是免恩命未受詔尋遣使撫問 丁卯夏  
至假 丁卯夏至假不入 河中府推勘官王克柔申劉  
何差官體量王發不公事又係替後及非所部於法不  
當受理未敢告示王發歸任及疏放干連人又云見禁  
二百餘人皆是無罪之人有自去冬入禁者 戊辰夔  
并右轄俱造朝同呈呂惠卿奏西人來拆新築烽臺已  
復修訖又詔河東修寨通嵐石麟府兩路限八月以前  
了當 陳次升劄子乞除都承旨余云誠久闕人上云



無人可差或云舊亦止用吏人先帝差李評方改用士  
余云吏人與今不同乃諸房副承旨謂之都宣夔云是  
如此然先帝改用士人多出自聖意選擢余亦云張宗  
高得罪必不可安職望陛下更加選擢上云人都在目  
前誰可爲者余云曹誦舊作承旨可用上云管軍兼在  
姚麟之次夔云管軍事任與執政等誠難移易余云誦  
已七章求罷此乃其所願也夔云祇是怕久立上云承  
旨亦須立何異再對呈都知梁從政以歲滿乞罷提  
舉大內修造司余云從政前後經二府陳狀不一不敢  
進呈今云歲滿須取旨上云須是都知無可差者遂令  
再任從政以修內司役兵工匠多爲御藥郝隨所抽差  
拘留於後苑作下無人可以辦事故累狀乞免上但云  
時下緩急修造須至差那他卻可以諸處差人余云禁  
中修造恐無例差外處役兵兼從政嘗乞差御藥管句

詔差郝隨雖受宣已數年而至今不曾赴修內司管句  
上亦知之是日遂以河中推勘官申狀進呈因言三  
省云劉何是奉行密院指揮勘慕容將美以此爲不當  
罷今檢到元文字元是三省同僉書兼王發指論劉何  
不公事未經推治而劉何接舉王發又是違法兼非所  
部不知劉何如何便復差遣許將蔡卞對臣亦以爲當  
罷卞又云章惇不曾商量祇是立談閒復了劉何差遣  
上云莫須曾商量余云此事欺罔太甚臣亦曾說與卞  
云此是諸公誤丞相卞頗怒云如何卻是諸公誤他臣  
云諸公隨順是誤他若臣與之同列必以理爭如此則  
惇亦無過舉矣此事當與三省同進呈然不敢不先奏  
知上云幾日同呈余云未日遂退以推勘官狀示夔夔  
云已見余云如此劉何莫須罷夔云好余云不爭則布  
可罷劉何不可罷又以同僉書批狀示之已巳同



呈章奏乞致仕降詔不允又乞還召王恩上云如何夔云祇是王恩告他余云邊事方了奏與恩豈可便去環慶築白豹訖移兵築駱駝巷賜將士特支又進呈河中推勘申王發事余云劉何按舉王發違法不合受理兼王發指論劉何不公事未見虛實及劉何拮拾王發慕容將美情狀甚明不知何以便復差遣臣不敢喋喋乞令三省敷陳夔云劉何按慕容將美事若無過兼是密院指揮故三省商量與復差遣余云蔡卞云言不曾商量祇是立談閒復了惇卞皆默然余又云劉何本以密院職事罷若三省以為可復亦須與密院商量卻一面進呈復差遣是何意外議皆言三省意謂密院罷何三省卻復但欲形迹密院爾然劉何職事乖謬如此何可復作監司恐無若事余云惇為何親豈可一向為何說道理夔云臣不敢避此嫌余云所言公則不避嫌

可也王發實有罪朝廷足可施行劉何職事乖謬亦當罷卞云王發劉何皆可推治何且移一差遣或權罷皆可余云以臣所見劉何終身不可為監司欲移之何地權罷尤不可依舊是本路監司如何推鞫得實何在永興路怒王發不令申陳保甲陪便拮拾王發在秦鳳路怒慕容將美直申秦鳳妄昌功賞事便勘將美監司所至怙權作威蒙蔽朝廷如此無乃不可上云兩人俱有罪總令推勘權罷亦不可須令罷差遣許將云自朝廷差勘官去為便上云朝廷差大理官去余云誰可差者許將云大理正朱牧余云臣未敢保他緣劉何是惇親又三省有曲主何意勘官恐不免觀望乞慎選三省能禍福人兼事如意必遷擢若違拂禍患立至密院不惟不能禍福人兼臣亦不敢如此人亦不怕夔又云王發云劉何言祇為呂觀文敦迫須要奉削監司發摘人還



肯如何說與他上云如此妄卻照管他余云何先舉發  
升涉必恐說與我不欲拮拾祇為呂觀文敦迫上云如  
此必是再對遂奏云適爭論紛紜卻未曾差定勘官  
上云來日姓名與三省同進呈庚午同呈環慶路進  
築白豹了畢乞依城及賜名詔以白豹城為名上顧二  
府云如何皆云自慶麻邊事以來范仲淹之徒皆以得  
金湯白豹則橫山為我有其名已著故不欲易以他名  
是日中人劉文益至密院賜批答斷章例送五十星

又奏已築駱駝巷夔云福至心靈胡宗回一併築了城  
寨亦可嘉上云人力亦不易下云臣累與執政言宗回  
可用余云臣與宗回瓜葛然亦與法不當避亦曾與宗  
回同官其他才略雖未可知然實有幹力肯向前集事  
夔亦以為然又奏乞趙世忠充白豹蕃部巡檢從之  
又賜城白豹帥臣以下茶藥涇原奏統制官以下先

以推恩作恩改防禦使苗履姚雄古遷橫行使額种朴  
雷秀遷遙郡康謂馬仲良轉一官減三年磨勘李諲除  
祕閣校理諲出上旨也余初欲與康謂除閤門祇候夔  
亦云邊事向罷近責降人皆不用敘法須稍優與遷敘  
上云須一體下亦云臣意亦謂當然遂已又進呈差  
官勘劉何王發事得旨差曹調上云此事莫不難勘余  
云王發罪狀已明但劉何事要推究恐觀望爾曹調必  
對乞更賜戒飭余又欲昨日所批聖旨內添入劉何按  
舉王發及勘慕容將美有無拮拾因依情狀及觀望出  
入人罪制勘官吏並當法外重行斷遣夔指陳云密院  
又於昨日聖旨內增添此數節上云何故下云夜來三  
更方送來余云王發事欲盡勘劉何事豈可祇勘一半  
下云劉何拮拾事狀祇可看詳無可勘余云如此須是  
朝廷看詳欲祇移此一節在後云劉何拮拾因依情狀



候案到取旨上云如此莫好卞亦以爲然余初以謂王發不須勘朝廷據罪狀勒停衝替無不可夔云他有賊罪何不可勘余云如此祇是要結正劉何賊罪爲劉何快意爾上又問何勘將美在申陳秦鳳妄冒前或在後卞云在先余遂檢元申將美是六月二十八日申陳七月九日差除彥孚制勘劉何是七月二十三日方申勘將美豈是在先兼王發是前年十一月替去年二月差官體量至十月方牒轉運提刑司施行如此非拮拾如何再對余云兩日以王發事喋喋冒犯聖聽實負皇恐然業已開陳不爾則事理不明三省近日以來窺伺密院不一臣亦曾說與蔡卞等云人皆怕執政及臺官唯臣不怕何以故臣不怙過兼職事不至乖謬但請搜尋檢點恐無不當者三省職事外議傳笑者不一葉祖洽嘗云章惇爲勘當他孫子理親民差遣不明罵他作

鶻突尙書祖洽云此固不敢避但恐三省鶻突更甚爾孫傑自察訪回乞先次上殿卻送吏部勘當卞亦云豈獨此事鍾正甫上殿乞選守令及學官以厚風俗亦送吏部勘當此尤可笑余對三省亦於上前云三省檢點密院不當若不於密院前開陳或可信若對密院開陳恐難屈三省文字凡合與密院僉書者十有八九不當須退難如臣所改定乃敢著字又云刑部勘當劉何事住滯不當侍郎郎官皆降一官乞令三省檢尋自來六曹勘當公事不當有例曾降官否三省皆默然無以對是日晚歸與沖元馬上云兩日喋喋非得已也沖元云如此亦足矣又言陳次升因言程奇事出於仁恕乞降付史官免獄吏觀望入人罪上怒其有觀望上意之語遂具其元祐中曾言訴理伸天下之冤及罷封樁免培克之弊深詆先朝政事比含容使之自新而不改故



態每事觀望今與遠小處監當差遣遂差監全州酒稅  
程奇者家有六歲小兒因飲酒戲謔自稱官家爲乳婢  
所告其母亦有與之酬答之語上以其年小不足深罪  
遂令開封推治乃乳婢教令之使爲此語上令杖乳婢  
送畿南編管他皆釋之程奇以分析不實衝替而已都  
下翕然稱頌上德故次升有此奏然謂獄吏觀望入人  
罪誠非所宜言也次升立朝無所附麗然此舉士論深  
惜之恐次升罷蓋不獨緣程奇也 西人叩關請命  
六月壬申朔以忌前朝崇政同呈河東奏北人於賈胡  
曠拆石牆侵入天澗取水詔經略司指揮折克行如北  
人先行粗暴令順宜應接施行 令回謝泛使十六日  
進發 又令降祠部度牒二千道修拱聖營涇原賞功  
王恩更與回授親屬一官康謂馬仲良各遷兩官 再  
對令吏部依條與武球磨勘球昨逐出上云無過也

癸酉昭憲忌 甲戌同呈鄜延乞降差葉石悖也與崇  
班近旨與供奉官賜銀絹錢各三百而惠卿云已給公  
據許與崇班及已賜銀絹錢各五百詔特依奏仍令後  
名目與敕榜不同人並奏聽朝旨不得先許與官職及  
支賜諸路准此 再對梁從政病假乞差權官從政以  
修內司爲兩御藥所侵無兵匠可使以年滿乞罷得旨  
令再任故在告 乙亥同呈環慶進築定邊城賞功轉  
官支賜有差 此一節乙亥也 丙子同呈環慶奏蕃官  
趙世良所到逃叛蕃部首級令連保奏曹調乞上殿從  
之 再對令代州王崇拯再任 是日以本命及腹散  
早出而面陳以衰殘久病臟腑數乞早出但以獨員不  
敢在假因問聖體此來更康和否上云稍安因言耿愚  
用藥皆古方書頗有效可信但味苦辣頗難喫爾余云  
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此理之常也



因言國醫進藥但以味甘美色鮮好者為先此何足以  
愈病兼止以爭功為意殊無謂上亦笑云祇為如此余  
云兩三日來玉色極悅澤此必藥之效也丙子鄜延奏  
西人復遣使齎牒及白劄子來詔令收接公牒仍諭西

人如遣使齎到告哀謝罪奏狀當發遣赴闕如無謝罪  
表狀即難議收接西人比去來甚遲遲今此復來故益  
示以開納之意

丁丑天貺節假 戊寅夔以子婦風

恙不入同呈鄜延奏西人說話令依五月指揮施行  
環慶走馬阮易簡奏之字平無水乞權住修築詔胡宗

回更切相度施行 再對呈送伴泛使語錄 己卯同  
呈熙河築青南訥心畢功賜帥臣以下茶藥銀合 河

東奏進築河外城寨乞調保甲從之 雄州奏涿州牒  
報戎主於沿柳湖坐夏去中京十一程 又報六月一  
日接回謝使過界曾收等接伴泛使坐朝旨牒北使及

爭人馬過白溝交割自云無可困可屈之理經疏決特  
放罪林邵拜受香藥於語錄內隱避不奏約法合罰銅

三十斤放張宗高合追一官勒停上以林邵為首宗高  
為從輕重未允宗高特免追官並邵各罰金三十斤勒

停時彥供語錄在前奏不實後合從事發更為又以首  
增一拜特追一官勒停人吏親從官各勒停降配序辰

嘉問輩初揚揚自若以為必無患聞邵等被責乃震恐  
嘉問尤誕妄大言謂上意必主之眾莫不竊笑高遵惠

見序辰與兄書亦云必無事但寬心無慮序辰兄從遵  
惠辟故見其書

庚辰同呈熙河青南訥心賜名會川  
城本路言據三川之會故環慶駱駝巷賜名綏遠寨賜

帥臣以下茶藥銀合又賜進築之字平將士特支 再  
對易河北兵將官歐育等以上旨欲選人也 辛巳旬

休 是日夢大名云在陰府極穩便進室號慟久之



壬午回謝泛使欲以德音對答虜人從之又令依例乘宣借御馬人又同呈河北修城池樓櫓等約束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替又令二府各選差知州通判內不可倚仗者選官對移或非時督責限修完了當每歲差官點檢有不如法及稽違重行停替河朔連歲霖雨城池多隳壞累督責修完而財力不給又官吏多不職邊報多言北虜頗生事戎孫專政慮不能安靜故降是詔仍聽支免夫錢及借諸司封樁錢應副癸未同呈令孫路應接邈川事先是知河州王瞻自五月二十三日奏溪巴温殺鬼童子阿蘇奪溪奇城自稱王子河南部族多叛瞎征而歸巴温巴温本董氈親姪董氈無子而巴温見疑遂逃遁而董氈死竟爲阿里骨所篡阿里骨死瞎征立而多殺首領人情不附又以溪巴温佛種人頗附之巴温遣長子杓

穆往奪溪奇城爲阿蘇所殺故巴温因眾怒而起攻溪奇城城中人爲內應遂殺阿蘇而據之部族翕然歸附牛羊倉庫皆爲其所有鬼童子邊厮波結等與鬼童妻鬼毛及其妻孥并河南鬼童舊部族皆叩河州岷州境上乞歸漢瞻屢以聞及報經略司而路不敢納又報黃河橋已斷瞎征已去又言瞎征相心牟欽氈亦叛瞎征而與溪巴温通心牟欽氈瞎征所得以立今旣叛矣則瞎征之不能保無疑矣然邊厮波結等皆鬼童之黨納之則溪巴温必怨不納則河南一帶部族未肯附溪巴温不乘此時撫而有之則恐失機會故令孫路子細斟酌敵情相度收接邊厮波結等云若漢家不納卽借路往投夏國蓋其下已離勢已迫蹙不得不爾溪巴温初亦求助於漢而瞻路輩不能深知其謀已濟亦不詳以情狀上聞又不敢應接巴温已得志亦不復來求助方



阿里骨之篡朝廷爲加封爵而溪巴温之立又無以助  
之異時猶恐其與我爲仇也顧邊臣所以撫御應接之  
何如爾 郵延再奏西人來議告哀云已收接公牒欲  
便諭以已奏朝廷乞發遣告哀使赴闕朝廷必須允從  
上令從其所請眾亦稱善惠卿云諸路進築未已不爾  
無以取信也 甲申同夔及小鳳左轄入謝夔獨班於  
大班後入余三人爲一班親王後入進謝恩馬六疋賜  
對衣帶鞍馬退會都堂二府供一御筵 故事各爲一御  
筵亦可 酒五行罷歸西府中人劉友益押賜銀絹各一  
千贈銀絹共一百黃安中久病賜告然未上免表病愈  
乃入謝 乙酉同呈涇原奏進築漢蕃兵人附乾糧十  
斤多已費用及除破從之 河東乞豫調兵夫入生界  
采進築材植令相度無虞卽依奏 再對河東報代州  
對境伐薪燒炭準備戎主今冬西山打圍 是日同三

省曲謝賜銀絹奏事退遂同詣景靈宮謝徧十五殿約  
六十拜行八十里 是日夔疲憊呻吟眾頗笑之 丙  
戌御史臺制勘所乞差錄問官上令差刑部侍郎周之  
道先是序辰四問不承制勘所上殿得旨令更一問如  
不盡情供招取旨追攝勘所遂坐旨再勘序辰序辰乃  
答云旣奉旨追攝更不敢依前分析仍不肯云所招並  
是詣實勘官再對言其違法不實之狀甚明眾證灼然  
又同使李嗣徽悉已伏罪唯序辰多端避罪意待翻覆  
將來雖結案錄問必不免翻異乞依呂温卿近例止以  
眾證結案更不取勘錄問奉旨范鏗以下結案錄問蹇  
序辰依所奏以此獄方具曹調奏乞干連人勘訖責出  
如在命官罪狀明白取問不承乞便令參對及追攝禁  
勘得旨令再問不承卽追攝餘依所奏 涇原奏減罷  
近裏城寨官員詔諸路並依此相度速具可以減廢員



闕聞奏並戍守兵馬亦速依近旨裁減移那廢併再  
對易河朔守臣及兵將官又呈環慶張誠等出界賞  
功上諭云序辰罪狀分明而拒抗如此當重行余云  
近臣殊不知體貌廉恥一向無賴不肯伏辜中外傳笑  
以爲近臣未有如此者上又嘗論云范鏗已上章待罪  
卻翻變舉措殊無義理余亦云外議喧然傳笑上云亦  
聞眾人皆以爲笑端可訝可訝丁亥同呈熙河路奏  
踏行到會州進築地基并打繩水泉修寨處乞更暫差  
涇原曲悅禮相視地形並從之再對又對移河北永  
甯等處知軍上旨令具軍班見任路分都監以上人姓  
名進呈留中以賈岳久病欲准備除管軍故也余言唯  
徐和帶遙郡可除上云但少戰功爾又云南履久次可  
除余云履人材固可擢但此等人方在塞上驅策來此  
供職不得爾上亦患之又令張赴赴闕朝見赴久病恐

不能造朝又不肯往涇原夔云如此可一召無疾耶別  
易一郡有疾卽宮觀可也上亦然之雄州奏北界涿  
州牒催回謝國信使副過界戊子同呈周之道錄問  
范鏗等無翻異再對罷趙宗本帶御器械與轉官宮  
觀以林豫知冀州張祐知鄜州种建中知邠州涇  
原乞姚居醇充平夏主簿令章奏別舉官聞奏以係劉  
何干連人也涇原郭祖德賞功又鄜延路荆谷賞  
功以將佐數十人所部止數千人恐減落所部人就分  
數酬賞令別保奏上云恐是選精銳者出戰余云未有  
此例兼環慶張誠近以減所部人就分數冒賞奪三官  
不可不再詰問上然之己丑同呈令成都梓利路轉  
運司逐州選官催物帛綱出界陝西准內臣一員催東  
兵裏衣赴軍前仍並依又令入內省差內臣一員催東  
兵裏衣赴軍前仍並令遞鋪闕少卽和雇腳乘般運前



去 熙河降差鈴轄革兀娘與崇班銀絹錢各三百  
孫路再奏青唐事宜令依十一日指揮施行一再對呈  
曾收劄子乞刪修國信義制取到狀皆舊文不可刪唯  
乞修定諸州軍及編欄以下書狀式從之通遠軍康謂  
丁母憂不許解官行服是日序辰等案上請刑法官  
約法 庚寅初伏假法官乞就大理寺了約法文字從  
之 自己丑雨或作或止未已 辛卯旬休 是日上  
又問程之元在元祐中為蘇軾客何以得河中府余云  
之元兄弟三人先朝俱作監司之才乃蘇軾堂妹婿然  
獨不與軾往還之元之郡與軾頗密然今日似此作監  
司或大藩恐不獨之元而已 上又問王峴余云執政  
疇之子亦常才上云極尋常余唯唯 壬辰同呈鄜延  
太沙堆大吳堆賞功條格將佐以所部人多少計所獲  
首級推恩諸路逐將所部不過數百人故分數常多餘

已兩移文問難上云恐其選精銳出戰故爾余遂檢諸  
路所部皆數部已上無若鄜延比者以此兩項功狀率  
三省同呈今再分析與諸路不同因依上猶疑之同列  
亦有依違者然終不能奪予言也 又詔諸路進築限  
八月中旬了當 雄州奏涿州牒六月一日差接伴使  
副至新城樊接回謝使副過界至六月七日未報起離  
恐已入秋山趁赴不迭令十月一日過界回謝使副過  
界到相州依例發牒朝奏狀訖詔郭知章等更移文北  
界催促接伴使副前來仍於所至邢趙州住如堅執前  
議即將福物等奇納軍資庫訖齋國書暫還京師 癸  
巳環慶之字平進築畢功賜帥臣以下銀合茶藥詔孫  
路減會州及比冷牟城寨地步以邊臣言公私財力應  
辦不易故詔河北路以廢馬監屋宇材植添助修城估  
價修城錢內撥還 又同呈憲序辰范鏗等案序辰三



上書不實合罰銅九十斤鐘及李嗣徽三十斤向緯合  
追一官勒停上令鐘落職小郡嗣徽降遙刺衝替私罪  
重序辰亦落小郡向緯罷帶御器械降供備庫副使衝  
替私罪重余云序辰恐難與鐘一等卞云已重他是尚  
書兼侍讀鐘止一職余云法必不如此彼此皆祇是落  
一待制爾臣非有意於重序辰序辰奉使易擡箱絹拜  
受酒客省帳茶酒例外受馬自當削職更有九十斤不  
實之罪鐘止拜受酒一事若一等斷罪何以厭天下公  
議何以弭范鐘之口因言王琪止用副使言詐稱疾貶  
信州團練副使上云太重余云先朝李師中祇因薦司  
馬光蘇軾亦貶副使上云以害政故須爾余云此誠如  
聖諭然序辰不可與鐘等卞又云恰好也余云更輕亦  
須更降兩官卞亟云降一官不妨上從之余亦已冲云  
如此唯林邵太重上云如何余云蔡卞曾言林邵特旨

是就重張宗高特旨是就輕卞亦云然上云已指揮奈  
何余云改亦不妨眾皆云可改遂令降一官私罪重然  
自事初眾皆憂序辰黨助多恐不可逐唯上意了然云  
誰敢為營救者又云須重行然終亦輕典序辰凶慝貫  
盈人莫敢動搖之者一旦逐去眾論快之再對因言  
臣素不以士君子處序辰陛下觀其所為如此有一毫  
似士君子行義否臣素言童惇引序辰朱服為卞所誤  
又嘗言服已自敗序辰不久亦必敗今日驗之臣言皆  
不虛矣余退又語蔡卞云未服蹇序辰皆不當在信從  
今皆自敗亦理自當然也卞默然眾亦莫敢對 ○甲午

同呈熙河奏西蕃事宜環乞之字平關名詔名之曰龍  
平關又乞定邊城兩寺名以三蕃僧主之詔名曰廣慈  
禪寺再對余又言序辰翻覆不已昨日見趙挺之言  
臺吏云自來勘官員未有頑惡如此者有一老吏云唯



熙甯中勅呂嘉問險薄無所忌憚亦眾所共知陛下昨問程之元何以得河中臣倉卒未能悉對之元作湖北轉運使嘉問適在荆南多不法事之元不敢按治但其指使作過甚者劾奏次配而嘉問已深怨昨罷之元送吏部乃嘉問之力故三省終以物議不平卻復與差遣之元在先朝已作提刑元祐中與蘇軾交通或不能免上云此必是實余云之元言嘉問在荆南赴李雲從家會留城門往往至四五更今雲從得宮教在京亦嘉問之力所居陋巷嘉問尚時時造之車從填咽都人怪之又范百揆者家有一婢在汝州曾同官嘉問亦至今造之不已嘉問之汝州有李通儒者作外縣能舞研鼓每為嘉問舞俳優作相坐客或云眼貴鼻口貴之類至通儒云下顏貴遂舞研鼓傳笑京西此事已往不足道通儒今為府司錄權府推遂令同上殿近府推曹調出

按岐勞嘉問通儒亦與酒酣又起舞聞者駭之昨日乃聞除府推官上云此嘉問所舉余云向宗回與郎官輩一敗皆默逐嘉問乃敢爾殊可怪上再三審記云是李通儒上又嘗諭雲從已罷官教然竟未罷也乙未同呈涇原乞借軍賞銀三千兩為西安州造公使什物從之又詔熙河路今止築會州及比冷牟兩處城寨仍依前減地步其打繩川且為烽臺堡鋪遮護候來春進築章窰以諂目抵余言熙河財用不足民力疲敝乞罷築會州故降此旨比元計功料已減其半矣再對以新置蕃落兩指揮應副鄜延丙申同呈吳靖方磨勘轉宣政使詔陝西河東如衣綱未到即以軍賞絹借支衣賜劉何乞默責免勘上云起獄非美事然已行具已余云臣本不欲置獄德音如此天下之福丁酉同呈河東鄜延賞功又詔河東進築嵐石麟府河外四寨



四堡仍限八月中旬了畢 戊戌同呈環慶築三城寨

乞賞統制官張存轉官升總管种朴轉官升鈐轄張誠

復皇城使遙團練延張守元 己亥同呈宋用臣皇城

司年滿與依條使額上轉一資 又秦鳳奏將官張恩

李德以蕃挺生詐為西人捕補降官職乞先次放罷取

勘奏裁從之 庚子中伏假 辛丑旬休 自中伏大熱

幾不可當是夕大風暑氣遂解 是日陳郎父子新蔡

王甥及葉致遠來致祭欲一往普照因致奠於強民家

以病不果行 七月壬寅朔先天節假 癸卯同呈詔陝西河東嚴戒

邊吏不得以傳聞西人遣使告哀謝罪便於邊備懈弛

及於進築之際不過為隄防扞禦之計如緩急小有誤

事帥臣以下當重行黜責鄜延奏已接收宥州公牒遣

來使齎白劄子諭羌鷓令遣使赴闕 涇原奏天都寨

開井一眼深一百八十餘尺已見泉天都開十井皆百

二十尺至百五十尺並未見泉故也 河東奏北人自

六月十六日後更不來天澗取水 再對秦鳳走馬張

士和降差降吳名革不能彈退部族多於城市剽掠爭

鬪乞下經略司措置及別修蕃市城處之令經略司相

度聞奏 上諭孫賁權秦州多獨邀官妓入閣子中至

深夜及令保甲築用道以修城材植創亭臺等皆士和

所奏也上又言昔在真州已如此 又云童惇頗主之余

云但見惇欲除作帥不知其他上云待降出文字作朝

廷訪聞施行余唯唯退以白三省士和來密院亦具道

其事 甲辰同呈河東折可大出塞獲千級特除閤門

通事舍人 涇原奏蕃官征兀城逃歸西界乃鬼名阿

里就禽時脅降者令經略司取勘地分及保管人奏裁

再對高陽關武衛卒有踏十一石至十石弩者三人



合補清塞下名都頭令總管司發遣赴關令軍頭司引見乙巳涇原奏已取七月七日或八日築減猥城及差保甲應副般運又令姚古修德順軍至西安州經路三程作堡子三所並與特支又奏先築減猥訖卻令折可適姚雄以兵二萬騎五千赴會州七月二十一日進築再對差趙挺之詳定國信條例代序辰也又院史吳繼永安訟周信臣等特勒停周信臣降兩官王拱降一資王定罰金開封官吏放罪勘彌恪鹵莽故李榮除永興提舉馬綱驛祖名興乞避諱不許避上云必是避奔走爾丙午駕將出幸集禧以新修奉神殿成奉安五岳自中夜暴雨不止遂別擇日前後殿不坐三省宅引余獨以腹散不入丁未同呈熙河乞降收接河南邈川首領官職等第及支賜則例并乞錦襖子公服鞞笏銀帶各三百事詔孫路據歸漢首領在番日職名

及加量次第合補是何名目奏聽朝旨所乞袍帶令戶部計置差使臣管押前去查案再乞致仕不允上云詞甚哀余云減猥會州未了未可去夔云書來極罵臣以謂必欲使之死塞上上云誰可代者夔云胡宗回有帥臣器度可用眾亦以為然上亦許之熙河奏邊廝波等妻勇出漢戊申同呈熙河奏西番河南邈川首領出漢鄜延奏已回牒宥州惠卿初但以白劄子遣西人還令遣使赴關朝旨令牒故河東制勘所乞發遣劉何赴河中供答文字從之再對因言黃河已北流聞東流已乾鄭佑子自河北還已自東流河道中行過亦無泥水然北流殊未有隄防東流回河治隄費公私財力何止億萬止一二年遂壞上云主東流者已受賞今自當行遣余唯唯已酉同呈雄州奏涿州不肯受回謝使副奏狀詔令郭知章等不候移牒發來赴關



又呈涇原禽獲阿埋都通一行人功狀有遷十五官至  
六官者仍賜金帛有差熙河奏邊廝波結兄弟三人  
及一首領人從二百餘人出漢邊廝波結唄靛之子鬼  
童之孫也本附瞎征故爲溪巴温之黨所逐僅以身免  
窮無所歸散投漢再對因言先帝以熙河洮岷四州  
爲一路洮州今方得之又以爲熙河蘭會路會州今亦  
方得之陛下聖德威靈所及遂成先帝之志非天時人  
事符合何以至此實朝廷之慶事也庚戌同呈河東  
奏北人不復來取水郵延奏暖泉寨有神祠甚靈昨  
永樂將士有侮慢之者當有靈語聞於人乞賜額詔以  
靈祐廟爲額洮西沿邊安撫之奏已差使臣占據講  
朱一公四城河州王贍也又詔孫路具所見如何應  
援溪巴温及將來如何措置聞奏務爲邊防經久之計  
不得輕易鹵莽致誤幾事近溪巴温殺阿蘇據溪奇城

與瞎征相持以此部族多願歸漢詔孫路相度收接來  
者不絕路日有奏而所奏不及溪巴温一字余因疑之  
遂欲降此旨詰路所以應接措置溪巴温情狀夔乃以  
簡來云未須詰之且容其措置余未肯已夔遂封孫路  
數書乃密與夔議云溪奇城乃積石軍欲除溪巴温爲  
閣門使知積石軍欲自邈川直趨青唐欲建爲州而以  
他人領之余因爲夔言溪巴温以董氈之後人情所附  
故欲令還青唐逐瞎征而復爲王子今乃欲處之他所  
而以青唐付之他人恐未安今日部族之所以願歸漢  
者正以瞎征篡國故不爲人情所附吾乃欲逐溪巴温  
而以他人處青唐則安知歸漢者不翻然而改之安知  
溪巴温不能抗朝廷之命而自奮立誠令溪巴温知報  
又安知董氈之族更無若溪巴温者能崛起於下而爲  
自立之計乎如此不唯恐更生邊患兼朝廷何必貪荒



遠之地又以董氈之族為仇敵於邊計皆未見其安便也夔云路祇是如此商量亦未定未可詰之余云俟其已定而詰之不已晚乎夔堅不肯以擬定文字上余云且將上稟旨遂具言孫路累奏河南魏川部族歸漢而不及溪巴温一字不知路何以處之臣欲如此問孫路而章惇以為未可路欲除溪巴温官處之積石軍而建青唐為州以他人領之臣恐未可兼此事祇是路與惇私書往還議論如此臣等皆不預聞路既不奏朝廷又不申樞密院在臣為失職不得不論上云是不曾奏溪巴温一字遂顧執政云如何眾唯唯而已唯冲元云問他如何應接措置莫也不妨夔云事未定未可詰問余云事定而後詰問則已後時雖令改正亦已費力此事大乞裁處上云此大事不可忽余云臣今來所問祇是問他如何應接措置亦別無撓他經畫處上云不妨夔

云如此須添一將來字云見今如何應接將來如何措置余云此兩字添不妨再對因為上言臣所陳孫路事理灼然而聖問所及執政無一人肯分別是非者此無他但惜人情爾古人以謂持祿養交正為此也養交私情好以持保祿位如此則於國事奈何章惇蔡卞眾人所畏臣與之爭論未嘗有所假借若許將黃履不主張事臣亦未嘗敢以一言及之孤立自守所恃者惟睿明每加洞照故議論稍伸爾然夔等側目未易當也辛亥同呈王子同呈章奏辭恩命不允涇原天都寨開井見水天都寨開六小井四大井然皆二百八十天以上方及泉鄜延奏西人毀新修堡子尋復完葺訖熙河收到投漢人癸丑同呈鄜延奏繳宥州牒已遣告哀謝罪人使等十二人赴延州取七月十日過界環慶奏具到新立烽臺堡鋪及人馬巡綽所至之處



畫圖進呈大約巡綽所至有及一百一十里至八九十里烽臺有四十里至五六七八十里坐團堡鋪有二十里至三十里者而清平關巡綽至大寨泉在清遠軍之外十餘里折薑會接涇原及百一十里至板井川猶六十里又至通峽寨猶五十里上亦病其太遠然以畫疆未定姑聽之而已 環慶都監張誠訟將官李浦及句當公事張彥通等不公事今經略司選官看詳內有依條合受理事即取勘施行 又孫賁奏乞築會州人馬迴於甘谷城西築烽臺堡子處弓箭手及降羌甘谷去西安已五百里上亦笑其不曉事 郭時亮乞差小分般運軍須令優支食錢無令陪備失所 再對劉方以有年勞遷景福殿使河東乞決配逃卒因申明編救軍人犯罪難依常法許帥司情酌斷遣即雖經略司情不可恕自合依條施行今刑部申明行下奏事畢因具劄

子進呈云昨初除執政不敢乞勅置僧院止以墳側舊寺改賜名額及先於澗州金山寺建薦慈塔追薦考妣每三年一度僧看管塔下香火已奉聖旨依奏乞以薦慈塔為敕賜名額榜於塔上又乞以元祐元年買到江甯府江甯縣蘆場承捨入金山寺并續請到生漲灘地亦乞改正今本寺請佃為主及言王安石以私田捨入蔣山僧其所請臣所捨薦場於著令無礙上令留劄子批付中書施行余因言姚麟昨乞弓箭手地為墳寺亦蒙批降指揮臣今來所陳請若送三省必未免問難留滯如蒙批降睿旨實為甚幸上云便批送中書因問金山寺宇次第上亦稱歎云在江上勝勢甚好亦曾見畫圖有兩塔一是卿所造景物頗能如畫圖否余云圖畫不足以盡江山之勝宮殿縹渺在江中流非圖畫所能及也是日晚上批付中書省特依所乞 甲寅同呈洮



西安撫司乞付例物銀絹錢及袍帶等招納西蕃部族  
首領詔戶部造金帶渾銀交椅及錦袍銀帶金帛等付  
熙河經略司應副支給銀絹等不足聽以諸司封樁及  
軍賞經錢物借支該奏孫路奏會州計置功料已備  
不須減步數從之又令賜將士特支再對犯徒都虞  
候聽依例解發引見是日中元作監孟蘭於普照又設  
水陸於金山寺乙卯同呈郵延奏併廢順雷白草等  
三寨從之仍令將來更有似此可廢併去處速具聞奏  
丙辰從駕酌獻景靈丁巳再從駕酌獻景靈已初  
遂幸集禧中太一宮集禧重詔奉神殿四日奉安五日  
欲赴香以雨不果兩日微陰頗不覺煩暑晚賜茶於齋  
殿遂歸唯午刻差熱爾是日上陟降甚勞且百拜賜執  
政從官晚食於幕次又賜酒菓晚又賜菓子十合將沒  
乃歸戊午歇泊遂大雨己未同呈郵延奏西使過

界乞發遣從之仍令以二十三日行下環慶進築萌門  
三岔河東進築嵐石麟府八寨堡並賜將士特支熙  
蘭奏招納到西番首領涇原番官鬼魁叛還西界令取  
勘地分官司聞奏再對熙河奏長安舉人張庚等謀  
叛入夏國令子細研勘具奏裁庚申末伏假辛  
酉旬依至普照殯所致奠視漆飾等食罷遂至資福寺  
北向大卿葬所致奠弔其子及見女荃亭午冒熱而  
歸是日醫者來言診脈醫官皆留宿不出已三日  
是日左輔因私忌不入壬戌當朝垂拱改御崇政府尹  
以下上殿班同三省呈邊報問聖體上云兩日前似  
霍亂昨夕腹散猶八九次胸滿粥藥殊不可下耿愚且  
供溫脾丸理中元余云以臣觀之必有凝滯須服臘櫃  
藥驅逐則利自止然後服補和藥乃可速安上云太妃  
亦云如此待更議用藥余云不爾恐效遲眾唯唯而已



再對又言玉色殊未和上云雖粥不可進飲食固不

敢不慎也余云固議如此然虛損藥恐不可不服上云

便商量是日再對罷張赴涇州候到朝見別差遣初有旨令赴朝見而赴云服藥未安乞候來春故罷之癸

亥三省伺問聖體上顧余云已服虛積藥臟腑便止但

尚未多食余云今日玉色極康和非昨日比然正須調護頤養上云但食粥爾是日論環慶又禽獲一正監

軍是日猶卻上殿班辭見謝引三班止退語同列云

今日玉色頓和殊不類昨日春秋鼎盛故易安和也

再對呈高遵路年八十三再乞宮觀上令與又姚麟

乞免與馬步帥同揀人亦從之上云若揀選不當自可

按舉余云近聞多差中使同揀則兩帥亦自無用上云

中人亦閒或差爾麟曲奉中人揀人之際升黜唯命麟

唯諾而已而深以二帥同揀為侵官且云愧恥殊不以

中人為言曹誦云正其所願蓋欲因此以交結也甲

子大雨上見三府深以為憂且令擇日祈禱夔云甲子

雨誠可慮上云陰陽所忌歲事可憂當速祈禱爾又云

今日臟腑亦未全已余再對云陰溼尤非腹疾所宜當

避陰冷休息頤養上云祇在一間子中偃臥未嘗敢冒

犯余云自延和至崇政行甚遠衝冒風雨亦非所宜也

乙丑晴霽已擇日祈禱得旨且已章棻乞致仕不

允再對言河東等處賞功文字多已了不敢進呈煩

聖覽欲人進取旨上云甚好丙寅得旨盡引見謝辭

班同呈孫路奏邊斯波結等歸漢獻納地土部族不

少并子七人二姪一婿乞補授官職詔孫上件人本為

族部所逐脫身攜家歸漢未委所獻部族地土若干致

推恩未得令子細勘會逐人所納到部族地土多少及

見今力量事勢合補是何名目令詳具聞奏再對定



州叛入北虜郎升家屬令送湖南羈管初送亳州上以爲太近也丁卯宣祖忌余以腹散不赴戊辰同呈孫路致夔書中封到苗履狀云已計置舟船材植欲於會州繫橋度河建關詔孫路相度事力可爲及材料已備卽一面從長施行余因言孫路此謀甚差若度河置關卽正如蘭州金城關之比蘭州未有金城以前每歲河凍非用兵馬防托不敢開城門然此事亦大旣不奏又不申密院但祇以私書白夔臣等皆素不與聞昨日章惇以此書示臣臣亦以爲當然素無奏報欲未施行又慮西夏入貢後異時不復可爲故須作訪聞行下孫路措置邊事前後祇此私書往還似此非一上云如此事何故不奏青唐事且云經畫未定未能奏此不奏何也眾亦云此事不當不奏上云前後事且未論此事當詰問何亦不奏遂批旨云孫路既有上件擘畫因何不

具奏陳令具析聞奏夔亦僉書行是日惟開封府對餘班猶隔下已巳同呈邊報孫路又以書抵夔云且留溪巴温以持瞎征若捐數十萬縑招巴温新附之眾歸漠則巴温一孤虜爾余因草定詔旨戒孫路依累降朝旨經營撫納務以恩信招來部族不得專以兵馬迫脅其措置應納溪巴温務爲邊防經久安便之計不得過有所圖向去別生邊患夔初不從紛爭久之乃定卞以余理勝乃云大事且款曲商量不須喧爭恐觀聽不便余云當如何眾皆云約束路不妨夔稍屈余因言公多以聲色加人余徧衷亦不能忍故往往紛爭然亦當相亮國事所繫不敢苟且夔云公不容人說何嘗不婉順適馬上與公言莫且更商量公便怒余云公不自覺因何士大夫人人皆言爲公所慢罵夔云何嘗罵他但言甚道理須要堂除差遣之類余云如此婉順曉之人亦



不怒蓋聲色厲不自知爾夔云公言惇心風豈不是罵  
余云公言布欲與西人畫河為界乃云是雜質院子裏  
婦人言語莫亦是罵否布無他所爭者皆國事不敢誤  
朝廷措置爾夔云惇豈是為家事余云公固亦是為國  
事但須要是爾如孫路欲逐溪巴温而奪青唐為州郡  
則布死不敢從也既對亦為上陳其略上亦以草詔旨  
為然遂行下是日右轄留身甚久夔奏事退乃見呼  
同坐密院幕次與三省相鄰自來待班則未聚也余亦  
造之乃殷勤諂笑顧語加勤眾切笑之余比來數與夔  
爭邊事語極侵之蓋夔凡有所欲與即陰以書諭邊帥  
令奏請同列未嘗與聞也再對余因言章惇近於邊  
事凡有所欲為知同列必不合則必陰以書諭諸帥令  
如其意指經營奏請如近日環慶置烽臺堡鋪及巡綽  
處大遠於諸路亦是惇以書諭胡宗回令如此措置既

於清平關外以大寨泉為巡綽之處已過清遠軍十里  
又令宗回更展至大寨泉北欲於此築城又令展至曲  
律六掌之外巡綽要於曲律六掌作寨宗回皆不敢從  
并封惇書相示因亦進呈上皆詳覽之此舉人皆疑其  
妄意欲有以羅織善良也又封折可適書與宗回其言

皆不可用余對三省又與夔言公多以書與兵官如折  
可適王瞻輩皆蕃夷之人何可與書一有敗事恐未免  
為累夔云王荆公昔者與王韶書言邊事無數余云荆  
公但發書與韶及公何嘗以書與兵官荆公是時於布  
無間日見他發書與公但以妄殺為戒爾七月二十九  
日對問聖體云已無事余云月朔視朝恐太勞上云不  
妨若天色陰雨則臨時指揮是日晴霽庚午旬休是

日序辰既貶三省又檢會序辰言昨日毀先朝法度因  
何人奏請係何官司附會勘當乞檢會施行李積中上



殿亦除此論亦有半年忽復檢舉得旨下陸曹檢尋編類聞奏

八月辛未朔文德視朝自垂拱起居訖導駕至殿後遂侍立殿上退與三省各垂拱奏事 廣東鈐轄司發遣歸遠卒李誠就上四軍誠乃行門徒配嶺外得旨令遣還依條轉資柯述罰金二十斤密院法司亦二十斤人吏理第一等至三等過蓋修條時誤刪去雜犯人不得揀上四軍指揮然常法刺配人不許揀填禁軍以輕重相朋則廣東亦不得無罪也 壬申同呈洮西王瞻自密查渡過河撫納邈川部族有素相結約首領抹氈等三人背約領兵拒官軍有被殺傷者遂收兵夜渡河奪隘得其餘歸漢助禽抹氈等斬之眾遂定又畫到西番地圖令進入地圖殊未得實以眾圖參照攢成皆夔意也夔又取唐朝古驛程參照地理亦與今地名不同皆

不可信 涇原奏折可適姚古已領兵馬二萬赴築會州滅狼未畢功料令雷勝通判原州种建中繼成之

再對熙河部族兀冷投漢已十六年近為西人禽去遂

率其父攜家屬鄰里二百餘口歸漢乞補借職上旨與

奉職仍支絹五十疋 詔陝西河東保甲雖不經調發

並免冬教以德意須經調發乃免而近歲以邊事例皆

免放故也 密院承旨司官上下半年詣倉庫點檢封

樁錢穀欲差太僕少卿趙岫上欣然許之 是日陳耶赴

真定早出 癸酉同呈河東烏龍寨郵延炭窰流賞功

環慶奏禽到監軍訛勃囉通析事宜涇原走馬奏昨進

築兩堡得旨與特支令止築一堡未敢喝賜得旨以昨

進築正是炎熱之際特依已降指揮支給餘一堡子將

來進築已秋涼更不喝賜 堡子舊無例特支也 再對

梁從政申元豐七年朝旨親事官教頭揀中親事官依



舊赴親事官營充教頭諸營相去多遠往來作過不便  
乞別選教頭上云此誠不便余云雖是元豐七年指揮  
乃因石得一申請故從之爾上云此是當改余於紙尾  
擬定云欲依梁從政所申元豐七年指揮更不施行上  
云甚善近歲姦儉之立朝者多以元豐之法爲不可改  
一有議論及此則指以爲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  
此以遂其私意近科詔下有司檢近例欲以國子監解  
名羨額許開封府舉人就試每十人取一人而下狀者  
才三百人所取多不及額解之半宰執皆以謂天下州  
郡皆得貢士唯開封人不入學及一年者不許應舉恐  
無此理蓋士人有且耕且養者私計多不能入大學及  
他處無戶實獨不得應舉眾皆以爲未便獨左轄堅執  
元豐七年先朝已罷不可改同列自夔而下議論數四  
終莫能奪夔歎曰此豈先帝所爲此時正是下及舒亶

朱服輩力主此議爾聞者莫不然之既而又聞諫官鄒  
浩亦上章極論上亦以元豐已罷拒之蓋先入之言也  
卞自此專政益甚於前日矣 甲戌同呈熙河奏接納  
到西蕃首領三百一十一人 又奏苗履已赴會州進  
築 惠卿奏西人欲於舊界首約迴人馬遂以新定巡  
綽處柰王并諭之尋卽聽命 胡宗回乞免機宜李復  
衝替特與權留在任理監當資序仍繳納已得減三年  
磨勘指揮夔以爲大重上云充替私罪重如此已復恩  
矣眾以爲然 河東奏七月二十七日麟府嵐石兩路  
並取七月二十七日進築河外四堡寨同日下手 兩路  
共眾八堡寨也





曾公遺錄卷七

其原... 聖... 並... 矣... 觀... 謂... 駭... 樂... 區... 中... 示... 昔...

